



塚義

著 邨杏錢



義塚

錢杏邨著



上海亞東圖書館

1928

目 錄

石膏像	一
義 塚	一五
窮人的苦惱	四一
人 坑	五三
自 殺	六七
一個青年的手記	七七
貧民窟日記	一〇一
家 書	一二七
銀湯匙	一五五



源 義

石膏像

十一月初，正是夏歷的秋末，各大商店照例的要用千百盞的電燈，數十面的大旗，把他們的門面裝潢起來，舉行一次「秋季大賤賣。」M君吃過了午飯，在房裏踱來踱去，覺着萬分的苦惱，便把他獨居的閣樓似的亭子間鎖了，跑到康梯路，跨上電車，打算去買一座石膏像。

M君是一個嗜好文學的青年，他也歡喜其他種類的藝術，尤其歡喜購買



繪畫和雕刻，放在自己的案頭，逐日的欣賞。但他是一個窮教師，又不會節省經濟，有時的收入連家用都不夠敷衍，那裏還說得上有餘錢來買名貴的藝術品呢？所以他買的繪畫，大都是價值很低的；雕刻，都是些石膏塑的；書籍，也都是些不值錢的……

M君是B省人，差不多每年要來上海一次，而沒有一次不是經濟困窘；可是每一次總得買些繪畫或石膏像回去；就是在自己沒有剩餘的錢的時候，他也要向朋友們去借貸，借貸些錢來完成他這種心願。

在過去的幾年間，M君已經有了三個石膏像了。第一個，是他的朋友W君從日本帶回來送給他的，石膏很粗糙，是一個很有名的葡萄酒罈的全身女像。第二個，是俯視的全身女像，有兩英尺高，右腿很直的伸了出去，使人感覺到柔和，身上披着輕紗，塑得很細。第三個，是一座半身的亞歷山大像，他並不崇拜

亞歷山大，他所崇拜的人的塑像還買不着，這在他不過當做藝術的製作欣賞而已，和買聖母像來快慰自己的精神是一樣的意義。

這一次，M君想再買一座。

下了電車，走到第一家的大商店三樓，他知道在那裏有雕塑陳列。果然，他的經驗並沒有錯誤，在他的前面，在他的後面，在他的左右方，有無數無數的雕刻；有的是本色，有的還染成彩色。他沒有一座不愛，看着標價又沒有一座他買得起。這裏的雕刻，全是鑿石製成的，價高的要值七百元，低的也要一百六七十元，你叫他怎能買得起呢？然而，他也不生妄想，祇呆呆的站在旁邊看看……

M君跑到雕刻店裏看雕刻，已經是慣常的事了。每次來到上海，他總要到各雕刻店裏去看幾回。最好的要算北四川路的一家，那家專賣慕雕，樣式

極多，大的比人還要高都陳列在臨街的玻璃窗裏。這裏他最滿意，每次到上海來總要專誠的去看一次或兩次，有時還要約着朋友一同去；他在旁邊指點，如同他自己是這些雕刻的主人。就是每次乘電車走那裏路過的時候，他也要向那些偉大的雕刻瞟上一眼。

這一回到上海，他竟去了四五次，又到卡德路辛家花園附近的一家雕刻店裏看過兩次，什麼美術用品社，什麼藝術賞鑑社……他都去過。他的朋友，S美術學校的P君告訴他，在昆明路頭還有一家；他不曾去，因為他不認識到那裏的路徑。

M君又在這裏欣賞了，慢慢的，靜靜的，站在那裏很久。幸而他着的是一套學生裝，還不致被人疑爲小偷。可是誰都知道他買不起似的，每個人在他的身旁走過時，總要輕蔑的看他一眼。他不是買不起，有什麼法子可想呢？

他祇有裝做不曾看見，還是慢慢的，細細的欣賞着。

後來，他看到玻璃罩裏的一座拿破崙的立像，拿破崙披着大衣，戴着便帽，在那裏俯首沉思，精神表現得畢肖。這座像，在他眼裏已不止看過一次了。第一次似乎在五年前，他那時一眼看見標價是二十九元，心裏猛然的快活起來，（其實就是二十九元他也買不起）再一細看，不成了，原來是斷頭的拿破崙，復又用膠粘了上去的。這自然又是一座，不過標價已從二十九元漲到一百七十元了。他這時忍不住的咒詛起來：

——唉！藝術，你受着銅臭的支配了！你已說不上神聖了！你早變做富兒們的粧飾品了！製造這些雕刻的藝術家們，是爲着自己的趣味來雕刻嗎？是爲着自己的理想來雕刻嗎？爲着金錢，爲着生活，爲着家人老小的衣食起居！他們的製作，不是爲懂得藝術的人們，不是爲所有的窮人，他們祇

是供給富兒們裝飾着客廳和臥室，這算得藝術的神聖嗎……

——藝術之神嘍，我購買雕塑，自信不是由於內心的佔據衝動，爲的是欣賞，爲的是要用他們來調劑我的苦悶，來鼓勵我的勇敢……我買不起，我連在這裏欣賞的自由都沒有嗎？還要遭這班市僧的輕視嗎？啊！啊！你神聖的藝術嘞……

M君正在咒詛，走來一個胸前掛銅牌的西裝店夥，大約是輕蔑他能，那店夥有意的指着拿翁的雕像問他：

——要買麼？一百七十隻洋！

——看看。你們有石膏的沒有？他承受了那店夥的輕蔑，沒奈何反問這麼一句，表示他並不是專門來看的。

M君又忍不住痛恨起來，又在暗暗的咒詛着：

——你這市儈！竟敢這樣欺人！我要有一百七十元，我就迎頭擲去，看你可能再輕蔑我！你這可惡的富兒們的狗……

那店夥並不答話，祇對着他上下的打量一番，微微的露出輕蔑的笑，然後嘴裏吹着唿哨走了。

M君在勢不能有什麼反抗，一氣的跑到第二家三樓，那裏果然有些石膏的，但都不愜意。最後，他又跑去看在另一個玻璃櫥裏的礬石的雕刻了。他忘記了適間的憤恨，先把上面櫥裏的雕像看了一回，又蹲了下去看下面的。

在下面有一座很小的雕刻，那就是有名的「拔刺者」，M君看到這一座，又不禁欣慰起來。從這甜蜜的快慰中想到許多名作，想到羅丹的「黃銅時代」，想到關於購買羅丹雕刻的一件往事。

M君很愛羅丹的雕刻，其實，誰不愛羅丹的偉大的雕刻呢？但是他買不

起，祇有在雜誌上找羅丹的雕刻的照片看。這一天，他發現了日本東京丸善株式會社有羅丹的雕刻照片發賣，價值日金二元。他快活極了，忙寫了一封信去，請丸善用貸金引換的辦法寄來。他心裏日夜的渴望着這部集子的來到。好容易等到一封回信，但是他失望了，失望了！信裏說，這一部雕刻集早已賣完了，信裏說，他們有全套的羅丹的雕刻的浮雕，是石膏塑的，每套六十個，價值日金八十二元。他有什麼法子呢？他不能買，他買不起，他祇有常常的拿出這封信來看看。

M君想到這件往事，心裏又忍不住憤恨。他咒詛現代經濟制度，他咒詛富兒們的名雕，他咒詛自己國度裏為什麼沒有美術院，公園裏為什麼也沒有世界的名雕，他覺得窮人們簡直沒有地方排遣他們的苦悶！他覺得在這個世界上，窮人們簡直是在地獄裏生活着。

這雕刻，這有名的「拔刺者」，即使放在玻璃的外面，他又沒有法子拿走了。他看了些時，祇得站起身來跑到第三家去。

在那裏，M君歡欣起來了，他發現那裏有許多他歡喜的石膏像。有小動物，如獅子，雙馬，三馬……之類。有人體，坐的，站的，臥的，單人的，雙人三人的，全身的都有。每一座價值三元至十元不等。他歡喜極了，選擇了半天，他看定了一座碼洋五元折實四元的。

那是一座全身像，約一英尺高，一個健壯的男子，俯首坐在一塊石頭上。筋肉表現了偉大的力，沉思的態度，表現得異常的靜默，石膏很細很光潤，並不需要再磨。

——好能，決計買這一座。最後他決定了。同時一轉念，想到身邊祇有兩塊錢了，怎麼能買呢？而且還要吃飯……他不禁又愁惱起來。

——今天總未必能賣得出去，明天設法來買，就是這樣辦。他祇有這樣的轉一轉念頭了。

M君很快活的下了樓，跑到新世界，乘了第十八路的無軌電車回去。

晚飯後，他在燈下獨自籌劃着明天買石膏像的錢以及自己的用費。他已經向朋友們借了不少的錢了，他不願再向他們啟口，因為他們和他也是一樣的窮。自己又沒有錢，怎麼辦呢？怎麼辦呢？……

有了！M君身上着的是一套呢的學生裝，他初來時穿的却是一套嗶嘰的，是早已脫下了，一時也不需要穿。他想上海的典當，衣服要當八成，利息祇一分八釐，西衣縱然當不出錢來，四成總不成問題，十塊錢一定好當。用四塊錢買石膏像，留六塊錢自己用。不然，那座石膏像是要被撻足者先買去的。他覺得這種辦法比向朋友們借貸的好。

想定計劃，他心裏先暖了幾分，從藤箱裏把那套衣服拿了出來，反復的看了一回，袋裏沒有什麼東西。他用張紙把他包了，又用細繩紮好。時間已經很晚了，他決計明天早晨拿去當。

——十塊錢一定可以的，W的五元頭繩衫還當三塊錢呢！臨睡時，他把自己的信念又堅固了一下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就起來了，匆匆的洗了臉，匆匆的看過報，匆匆的挾了那套衣服走了出去。

M君覺得當當不是偷盜，他並不畏怯，也不怕遇到熟識的人，他很有精神，彷彿手裏握了十塊雪亮的銀洋。他跑進一家小押店去，把衣服送到比他還要高二分之一的櫃台上。

一個當舖裏的夥計把衣包接去，打開來，先把褂子看了一回，又看了看褲

子，又把褂子再看一下，然後放在一起，想了一下：

——儂要幾隻洋？

——隨便你。

——那麼，給儂一隻洋，當吧？

——怎麼祇當這一點錢！他奇怪了。

——洋服當不着錢啦。那店夥微笑着，似乎投向他一些輕蔑。

M君氣極了，他想痛罵幾句。他覺得這些小資產階級的狗也是很可惡

的，幫助他們的店東來剝削窮人。來典當的，除了窮人還有誰呢？他們還要

加以輕蔑，自己就不是窮人嗎？真正可惡！真正該殺……

M君這時真想一脚把現代經濟制度踢翻，給他個根本改造！

他不再說什麼了，他氣憤得不願一秒鐘留在那裏，從那店夥手裏把衣服

連紙繩一同奪了回來，也不繫包，挾了就走。

到了大門外，他已經決定不再當了，他寧願不買那座石膏像。然而，沒有包好，挾在手裏怪不便當，又要看朋友去，不能帶在身邊，回住處路又太遠，真是無可奈何！

猛然一抬頭，看見那小押店間壁是一家洗衣舖，橫牌是中西合璧的「寶華中外洗衣公司」幾個大字，臨街的玻璃櫥裏還放着一些洗好的衣裳。

M君計上心來，跑了進去。把衣服向櫃台上一擱，這櫃台卻沒有他自己高了。店夥看他氣憤憤的，不曉得是什麼事。正預備問他，他却先說了：

——當給你家。

店夥莫名其妙地翻一翻眼睛。

——替我洗一洗。

——四隻角子。

——好，快一點。

——後天有。

M君走出店，想起這一幕戲劇，真是又好氣，又好笑。

——唉！談什麼藝術！藝術，在目前還是讓富兒們去講罷，我不買石膏

像了！我要向富兒們報仇去！我要把藝術之神從他們的手裏奪了回來！

最後，他又這樣的憤慨着了。

這一次，他沒有買石膏像，祇買了兩幅雕刻的照片，約一英尺寬，一英尺又

五寸長。一幅是兩個異性擁抱着靜臥在盤石上，給予人們以沉默的感覺。

一幅是一個女性，裸體坐在盤石上，兩手蒙着面龐，伏在交並的兩膝上哭泣，長髮蓬鬆，直垂到小腿灣，顯然是藝術家的苦悶象徵。

義塚

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下午，我剛寫完一部連續寫了兩個星期的稿件，心裏非常高興；便在這時，同事Y君從外面走來，給我一封已經拆看過的信：

——L君的夫人在上海死了呢！

——怎麼？妻首先驚訝起來。

我的神經也起了一次震動，急急的展開那封摺了幾摺的信來讀。我真



奇怪！下面署名的竟是L君的夫人，她怎麼會死了呢？這其間我知道有些蹊蹺了！於是從頭看了下去：

「……外子於月之十七日（按此係指夏歷）遽染沉疴，服藥罔效，竟於二十一夜十一句鐘溘然長逝……異方作客，痛遭大故，子子無依，慘何可言！兩袖清風，一籌莫展；先生爲外子知己，如荷恩施，則不惟生者戴德，即死者亦當結草以報矣……十二月二十二日。」

在「服藥罔效」的一行旁邊，還注了十四個小字：「初發熱不退，嘔吐不止，然精神尚好。」這封信是L君死後一日發出的，不是他夫人的親筆，信封上的地名是：「上海曹家渡，勞勃生路，廣豐油號。」

——L君死了呢！我叫了起來。

——Y！Y君有些不信的神情。

我又將信給他看了一遍，他纔相信自己把信看誤會了。

妻聽見L君的夫人死了，很憂慮着伊的兩個孩子，不曉得怎麼辦；這時却又躊躇着L君的夫人不知道怎麼了。

三個人誰都說不出話來，看着躺在桌上的信。

這個消息真彷彿雷震前的一條閃電，使我全身起了顫震；又如誰個用鋼鞭打了我一下，打得我遍體脹痛！我的神思比時就亂了，我臉上的笑顏也就消失了……

——唉！人生！半天，我感慨出這麼簡短而具體的一句話。

快樂的情調一變而為愁慘的空氣，誰也不能再說話，默默的坐着而已！

——那麼活鮮的人，怎麼竟會死了呢？我真有些不相信！L夫人帶了孩子怎麼辦呢？妻突然向我說着。

——怎麼辦？在這個時代的國度裏，總歸是沒有辦法的！你死了，無論你身後怎麼蕭條，國家社會總不會想到死者曾經為社會做過一番事業，而替孤兒寡婦設點法的……

Y君低着頭，不知在想什麼。

L君，（1903—1927）S省人，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化學部畢業。他是十四歲離開S省的，在上海民立中學讀過幾年書，二十年沒有回家了。

他真是一個老教師，除開在北京教書的時代不算，在我們A省服務的時問也已將近十年了。他實際上變成A省人了，在A省生活着，在A省娶了妻，而且養了兩個女孩……

可是他却死在A省的鄰省，K省的上海。

我們的相識是在一九二〇年秋季，我被聘到S中學教書，他也同時被聘

了；前此他在F師範學校裏教課。那地方距離S中學的所在地，約有四百里路；S中學所在地是有名的出官僚，政客，與武人的地方。

他的爲人很天真，對於朋友也很忠實，而且是一個很能潛心於學問的人；我們相處得很好。那學校裏的教職員的派別很複雜，祇有我們是外路人，常常的在一起，有時在校內談談天，有時到逍遙津，包公河一類的名勝地方玩玩；在逍遙津我們還同照過一張像。

他很滑稽，精神特別的好，我最歡喜他拿着教鞭當馬鞭，在臥室裏扮着司馬懿唱空城計，尤其愛他那司馬懿的動作，常常做得使我們許多人笑得肚痛。這一年的寒假，他到我的家鄉W地方來玩，因着我和妻的介紹，認識了他的夫人P君，從此他們便相互的進行戀愛，第二年春天，他們便結了婚。

他們的年齡都很大了，戀愛進行的很快，這是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。我

記得在學校裏的時候，他就常常的向我說：

——你們有家庭的人真好！我却是糟糕！沒有放學的時候還好，每到寒假暑假，總是替學校看守房屋，一個人冷冷清清的。

這很普通，他說話總是這般天真的，空空洞洞，沒有什麼成見，做事也沒有什麼顧忌；至於他對於人生的態度，似乎是介乎進取與不進取之間。

他的唯一的病就是對於任何事件都沒有什麼果斷。

從S中學所在地向北一百八十里是L城，那裏有T農業學校，第二年我便轉到那裏服務，第三年，L君居然也被聘去了，這是我們第二次的同事。

那是秋季，A省北方的匪患正熾，L君膽量小，常常的想辭職。那地方的交通很不便利；我們除去教課，祇有幫學生們做做事，或逛逛鄉村，上上小館子。他這時已有了一個女孩，和他的夫人居在W城，我看着他着實有些憶念她們。

我們倆的房祇隔一層板，常常的隔板談天。最有趣的是在開空的時候跑到化學室裏去製造杏仁露，或在一起讀小說，而買整斤的價錢便宜的核桃用銅尺敲了吃，尤其是常事。

我的一對六寸長的銅尺被敲凹了許多地方，現在還在手邊，還壓着稿紙來寫這篇往事，可是L君是不在了，他是死在亂離之中了！唉！……

這一學期沒有完結，他便離開了L城。

第二年（1923）我們一年沒有在一起服務，但假期在W城是不時見面的。不幸，這一年的夏天，他的女孩竟得着急症死了。他到我家報喪報得頂有趣，至今我還沒有忘記。那是一天的早晨，他匆匆的跑到我家：

——「平殊！糟了糕了！」

——「怎麼？你下半年的事有變化麼？」

他：

——我們的小孩子「屁」了！他並不很愁惱。

我對於死人的問題，覺得很自然，也很淡然的視之，這時我也冷冷的回答

——也好！我們窮人是養不起孩子的！就是養大了罷，教書人的孩子

往往是沒有書讀的；而且孩子多了，經濟也來不及；我想孩子們生了也罷，死了也好。

——那是不成問題的。「不成問題」四個字是他的口語，他差不多每

天說着，他又喜歡用許多驚訝的名詞說話，如「乖乖」「哎呀」「不得了」「嚇人」……之類，說時兩眼總睜得很大，手還做着相當的動作，他完全是個孩子。

這以後不久，他的夫人又懷了孕，繼續的又養了兩個女孩子，大概第一個

現在已經五歲了……

他的嘴裏常常在無意之間流出些新鮮的名辭，卽如他要添第二個孩子，他要說是「再版」，第三個孩子生時，他要說「三版」或「再來一個」；他說話總是這樣的新鮮；動作，聲音，態度，沒有一處不引人發笑。在課室裏授課也是如此，學生們上他的課，是永遠不會疲倦的。

一九二四年的春天，我回到W城S女師服務，我們接着又是一年不在一起。第二年（1925）我又兼着W城S農校和F中學的課，他同時又被聘了來，這是我們第三次和第四次的同事。但我們都忙，每人都有三十點以上的課，除去假期，在一起的時間很少。

他們這幾年的日子過得很舒服，雖說在經濟方面時時感着困窘，時時和我一樣寫借字給人。和當典（他稱做「田和尚」）有無往來，我却不很了

然。總之，他這幾年美中不足的，就是金錢時時不湊手。

去年秋季（1936）我們又同在M中學授課，這是我們第五次的同事，也是最末一次的同事；上課沒有一個月我就因政治關係逃亡在外；等到我回去的時候，他却又來到我飄流的地方上海來了。他是去避亂的，他是借着債去的，他以為我還在那裏；等到他發現我已離開上海時，他比即寫信給我，然而這是他的絕筆，信發出後他就病了。

這一封信還沒有覆，接着便得到他的噩耗了！

這樣一個活潑潑的人怎麼會死掉呢？若不是他夫人的信，我真有些不相信。無論如何，我是不能認為傳說的。他怎麼竟會這麼快的死掉呢？但他死終竟是死了，他終竟拋棄了妻兒，離別了友朋，客死在異鄉的異鄉了！他的妻子，他的兩個孩子，唉！他的一切……將來怎麼辦呢？死者已矣！生者怎

麼辦呢？這時我的思潮裏劃出的全是這些，全是「怎麼辦呢」這一句的感想。

於是，我想到死者的遺骸，想到他的妻子，想到他的債務，怎麼辦呢？我覺得這時的天地也狹窄了，這時我的痛苦也加重了，這時我的人生的猛晉精神也受了一點襲擊了。

——我們真是死不得！自己死了不要緊，妻子怎麼辦！孩兒怎麼辦！我們真是死不得！

我的憤慨並不是無病呻吟，事實上確實是如此。教書的有幾個不是窮漢，那一個不是做經濟之神的傀儡，供他玩弄？一點精神並沒有為書用掉，完全在「沒有錢怎麼辦」一個思想上用掉了！那裏還有什麼自由！始終是做着經濟的奴隸，又始終缺着錢，除非有一天能打倒現代經濟制度，不然，我們

的將來，誰知道不和他一樣呢？

我們勞心勞力的工人除去反抗祇有死！

妻也有同樣的傷感，Y君是辭去了，我又從書篋中找出他給我的那一封最後的信：

「牟殊兄：

來滬將近半月，寓舍親處。前往A T圖書館打聽，云吾兄早已去滬，恨

甚！甚！甚！弟大約明正十五後方可料理清楚，二十左右方可回家，

W城近狀何如……秩序已復原狀否？再吾兄行止何如，統希示知

為盼！

W F

一月十七日

從此，我們再沒有暢談的時候，
一切的回憶，如影墮在燈前；
恨不能飛到你的靈前一哭，
我祇能含淚看着浩浩的長天。

歸來嚟，我望你歸來在夢中，
除去夢中，我們又在何處相逢？
在亂離中死去的你的精靈嚟，
你可能午夜歸來一述你的悲痛？

×
×
×
×
×
×
×
×
×
×
×

氣……

唉！不能想了！不能想了！啊！還有，還有他的病，他的死，他的死後！

怎麼能想！空氣的和平衝破了，快樂的情調逝去了，好一幅可怕的畫圖，一個少女，拖着兩個孩子，穿着孝衣，痛哭着伏在靈前……

思想始終收不住，從打二更起，聽着打三更，四更，五更，聽着雞叫，看着天色漸亮，爬起來，匆匆的先覆了他夫人一封信，又坐着呆想起來。

——沒有錢怎麼辦呢？人間唯一的經濟問題！

若是有錢，他的問題倒好解決了，然而沒有錢，沒有錢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，這個世界的建設與毀壞，都是經濟嘯！真沒有辦法！朋友間就沒有富兒，我也是窮得要死！怎麼辦呢……

日歷又撕去了十幾張，已經是二月十四日了。避亂到上海去的O君回

來，我從他的談話裏得了許多關於死者的消息。我早知道他們在上海見過面，所以當他坐定以後，我便問他關於L君的事。

——真想不到L君會死啦！我說。

同時我又要求C君把他所知道的關於L君的死之前後細細的告訴我。他身上似乎打了一個震顫，說了回「傷心得很，」接着便把L君的死事詳細的告訴我。

以下便是C君的話：

——十七日，我到四馬路替你買書，在卡德路遇着L君和他的夫人，L君歡喜得跳了起來，問我什麼時候來的，問我住在那裏，問我向那兒去，問我W城的近狀，又問到你和你的夫人。

——我要乘電車，他反對，他要我走着閒談。我們一路談談話，看看兩旁

店鋪裏的陳設，經過泥城橋，走南京路，折到四馬路。他一路上指手畫腳，活潑得很。

——他把我的地址也錄了去了。

——到了四馬路，我們便分了手，他和他的夫人到畫錦里去，說在那裏等我，但我始終沒有找着他們。誰想到他別後就病，祇四天就離開了人世呢？

——別後，我因着瑣碎的家事，沒有去看他。

——到了二十四，在廣豐油號服務的他的妻兄，找到了我家來，啟門的剛巧是我。他穿的衣服很不整齊，愁容滿面，一看見我便說。

「L君和你分別回去，當天就病了！」

「現在好了沒有？」我反問。

「現在已經不在了！」

「怎麼？他死啦！」

「真不得了！我妹妹在要尋死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他死的第二天，從他的日記簿裏找到你的地址。現在已經出了我的妹妹要尋死，無論怎樣，請你去勸勸伊；我的境遇也不好，伊若是死了，我真不得了！」

——我聽到他死的消息，眼前彷彿一黑，毛骨都竦然起來！一個活潑潑的朋友，我許久說不出話來。脚也軟了，眼淚忍着沒有流。我祇得去了，我拖起沉重的脚，跟他走上到曹家渡的公共汽車。

——在汽車裏，他告訴我，工君近來的心境很壞，很感受着經濟的壓迫。他告訴我，工君和他的夫人孩子到上海，旅費還是向朋友借的。他告訴我，

君的身體本來很弱，這次一得病便不能說話。他告訴我L君病後祇請附近的醫生看了兩次，也想到上海找名醫，祇是沒有錢沒有法子想。他又告訴我L君的身後異常蕭條，還是他設法借了一百元買棺木衣料。他又告訴我他自己也困苦得不得了，在油號裏做個小夥計。最後，又告訴我他的妹妹現在整天整夜的哭，時時想尋死！

——下車後，我跟他走進一個極污穢的街堂，口頭就是一個大尿池，就是一個大垃圾箱。路上全是些污穢的東西，屋旁的水溝全積了污水，還放着許多馬桶一類的東西。

——伊住的是樓房，但是不很高。

——他住在樓上，房間破敗不堪光線很暗，什物錯亂的放滿一房，他的夫人正睡在床上痛哭，兩個女孩呆呆的靠在床邊，案頭放着死者的一些書。

——我心裏一酸，眼淚落了下來。

——L君的夫人一眼看見我，比卽站起身，向地上一跪，放聲痛哭！

——我真沒有辦法了！我想，L君，L君，我想不到今天來此竟看不到你，

我想不到你死在這裏！唉！多麼傷心慘目！這真是人間的一齣悲劇！我

沒有辦法，我要求伊起來。伊始終是在地上哭着，到最後竟哭睡到地上了！

我沒有辦法！我有什麼辦法能替伊想呢？我也是個窮漢，我也是客居！唉！

你起來罷！

——好容易把伊勸歇了，兩個眼睛腫得像桃子。

——伊的哥哥祇是坐在旁邊歎氣。

——伊很傷心的向我訴說L君的死事。L君沒有遺言臨死的時候祇

流着眼淚。L君沒有什麼遺留，祇是一些西文的數理化書籍，書籍是換不了

飯的，有什麼用處呢？L君生前已經有些債，死後又借了一百元。L君很愛乾淨，他死了，伊做的殮衣很不差。伊怕對不住他，伊說，讓他在世是乾乾淨淨的，死後也是乾乾淨淨的。伊說，自己祇有死，沒有別的办法；以後怎麼過呢？活又有什麼趣味呢？祇是兩個孩子！伊一面說，一面拭着眼淚。

——我祇有勸慰伊了。我說，人死了也沒有辦法了，孩子們還要看顧，伊是死不得的。至於債務，候時局平定了，由我們大家來設法，日用也祇好慢慢的來。

——我又問伊，L君有什麼遺著可以發賣的沒有？伊說，賣了一部化學一部物理給O書局，稿費去年就支用了。現正替O書局在編一部理化參考書，還沒有成功，有什麼用呢？

——伊又問我，L君的一生總算爲A省犧牲了，在A省教了十年書，這也

不是一個短時間了，A省的教育當局對於這樣的死者有撫卹沒有呢？

——伊這句話問得我真沒有方法回答了。教育當局管你這些閒事！

誰還記得有這樣身世的一個老教師！誰還有閒空來替死者的後人們設法不欠你的薪，已經是萬分的人情了！教書真是末路！

——對於這個問題，我祇有把頭搖搖算做答案。

——我接着又勸伊節哀，好好的看顧孩子，又請他的哥哥好好的看顧伊。伊說初十左右可以回W城，我承認時局平定了大家來想法。我勸伊不要憂慮，死了的人是不會再生的。

——唉！所謂教育家！所謂替社會工作的教育家！牛馬生涯！這一個老教育家的末路……

——我真是說不出的憤慨，唉，教育當局誰又理會他死與不死呢？知不

知道在本省教育界裏有沒有這麼一個人還是問題啊！至多，將來檢閱各校職員表的時候，驚詫一下說。

——怎麼沒有L了！都不請他麼？

——如是而已！那裏還有工夫替爲教育努力的死者想一想？

——最後，我就辭別了，真是傷心，三個人穿着孝衣（伊和一個五歲的孩子一個三歲的孩子，）哭哭啼啼的送到門口。

——這時，我眼前所見的，祇是一片血！世界在我眼裏是早被掀翻了！

唉！
淒惻的人間……

O君說到這裏，眼睛有些紅潤，當時在我這裏的人，個個覺得難過，都在歎息着。我始終憶念到他的遺骸，我問O君，伊可曾告訴你L君的遺骸葬在那裏？

——唉！他現在已經被埋在一個義塚裏了！

O君搖搖頭表示惋惜。這時我的眼前忽然現出一片村野，村野裏有一座義塚，埋着饅頭似的數不清的棺柩，每個墳塚四方的距離不過三五寸。有一個新墳上伏着一個白衣白裙白包頭的少婦，在搶地呼天的痛哭，兩個小孩也向着塚中哀喊，墳前插着一根木籤，上面寫着一行字道：

「A省老教育家L君之墓。」

窮人的苦惱

一 咖啡店

天氣很冷，三個因戰爭而失業的青年教師，圍着一個小火盆在研究他們明年的生活方法。他們都是窮到無隔宿糧的，他們早已典當破舊的衣服過活了。

他們先討論集股開炒貨店，從炒貨店談到百貨店，從百貨店談到澡堂和旅館，資本愈談愈大，還是一個教美術的用一句話帶了回來：

——我們請兩個女 Waiter 開咖啡館罷！

這個建議彷彿火盆裏烈炭的忽然一炸，炸裂聲便陸續的起來了；其他的兩個人，一個是教理化的，一個是教數學的，比時就聲明同意；失業的空氣比即一變，各人臉上都有了喜色，似乎有許多的客人在他們的咖啡館裏穿進穿出了。

首先由提議人說明辦理的方法：

——請兩個女 Waiter 一個製西點的工人發售的東西以咖啡，可茶，餅乾，和中茶爲主；夏天可以賣冰淇淋，汽水，刨冰；晚上賣消夜；每人進來一次，所費不多，而我們的利也特厚——

——我們也可以賣點酒，給那些失意的人們遣遣愁。教數學的不等他的話說完，緊緊的插上這一句。

——那是自然！教理化的把手一揮，還要請一個做中國點心的，早晨賣點心，下午也可以賣點菜，收入可以更多一些；秋季也可以賣蟹，各季都可以賣一點簡單的應時東西。

按輪流的說法，當然派到那教美術的了：

——在大馬路租一間房子，不要多少房間，用布隔起來可以成許多的房，佈置要藝術化，東西要簡單，女 *Waiter* 要年輕，要善於招待，要清潔……

數學教員歡喜起來了：

——那生意一定好！

——若是平定以後，戲院都開張了，尤其好呢！美術教員幾乎跳了起來。

究竟理化教員頭腦比較的冷靜，忽然想起一個大問題，比時就收斂了他的笑容，向着提案人說：

——要多少資本呢？

——五六百元。美術教員不加思索的答。

——那裏來？

火上放的一壺水，嘴裏早已出了白煙，這時叫了起來，開了。各人都不做聲，拿了茶杯，提起水壺來倒茶。一陣白煙，隔住了他們的彼此，把他們劃到三個世界裏去。

他們果真開咖啡店麼？
晚飯的來源還無着呢！
講得玩玩罷了！

二 老人

墨芬的家境很壞，這是我早已知道的。她一家七八口，全靠他的老父，一個在鐵礦裏給工人們醫病的職員。她常常在給我的信裏，露出自己受經濟所壓迫出的苦悶，差不多憂慮變成她的日常生活了！昨天她又從回山寄一封信來，當然又說到她的苦悶。這是很忠實的記載，使我們了解到一個老人在現代經濟制度下掙扎生活的悲哀。

據來信說，那是一月六日的事：

——昨天，我白髮星星的老父大哭了兩場；第一次是在祖母的墓前，第二次是爲着往事的追念。他二號發了一夜熱，三號昏暗了一天。已經是六十幾歲的人了，怎經得這樣的磨折？這是我們累他的！但我還不能謀生，你教

我有什麼方法使一個將死的老人能稍稍休息呢？

——祖母死的不久，她的墓在離我家六七里路的落星；昨天早上，父親心裏不知又有什麼悲憤，雇了一匹驢子，跑到她的墓前去痛哭！上午七點鐘去的，十二點鐘纔回來，足足的哭了一個鐘頭！他要吧一切的苦悶，訴向已死的祖母。一個人的悲哀無可告訴，不得已而求洩於已死的人，他的心境也就可以想見了。

——他的病剛好，西北風又大，從驢上跌下幾次，心裏又難受，你叫他怎能不病呢？於是回到家就睡下了；昏昏沉沉的直睡到二鼓的時候。我們那時真焦急嘞，我們知道父親是不久了，唉，有什麼辦法能停止他的悲痛呢？現在人類的哀樂完全是受着經濟支配啊！我沒有能力使遍地都生黃金，一時又不能實現理想之國……

——候他從昏沉的狀態重復清醒的時候，他又想起我死去的大哥了，大哥是五年前今日死的，那以前家用有大哥擔負去一半，姊姊那時候還沒有出嫁。現在，大哥是死了，姊姊因夫婦不和又回到家裏來，還多了一個小女孩。父親回想起這些事，又拉起悲哀的嗓子說了。

——他說：我的境遇真壞極了！我的女兒們都因我而不能安全生活。大兒子是死了！大女兒五年前是怎樣，現在，哎，現在，自從他死了以後，弄得我一家人落花流水；小兒子是一個白癡，小女兒——墨芬終年的在病中過活，收入不夠支出，除我外誰都沒有生活能力，將來我死之後，哎，我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，將來你們怎麼辦呢？

——他又流起淚來，我們都安慰他，然而沒有什麼結果。他還是傷心，時間有十一點了，他忽然坐了起來：墨芬，你哥哥那年是這個時候斷氣的，說完

又哭了，我們這時都想起往事，也都流着眼淚。

——這是我們昨天的生活，我勸了勸父親，收了眼淚，回到房裏，吹滅了燈，蒙着被放聲痛哭！我的前途，我的前途，是和這房間一般的黑暗啊！我的不幸！……我的頭又痛了起來。

——……有什麼話說？我在黑暗裏把一條濕手巾撕成幾十條，我的枕頭被我咬破了，稻糠也流出來了，這樣的直到鷄叫！我那時真想放一把火，把這座破屋燒掉！

——我一家人真正是活該！過着地獄裏的生活！我的心確實起了化學作用，我想放火，給幾個不健全的人有一個結果！唉！不幸的人間！唉！不幸的我……

三 警察與乞兒

清晨八點鐘，太陽的光線投到一個高大的石壁上。一個警察穿着粗布外套在來去走動，兩袖籠着，似乎很清閒，腋下夾着根短棍。忽然，走到一個破衣襤褸的乞丐，於是他們談起話來了：

——今天怪冷哇，先生！

——您來幹嗎？

——烤烤太陽，大火爐先生，你呢？

——我？ 暖暖腿！ 你也要烤太陽？

——嘻嘻！ 冷的不得過呢！

——昨天怎麼過來的？

——還不是嗎！——

——還不是什麼？

——飽了一餐，餓了一頓，喝了一天西北風，冷了一夜，凍得像一個活僵屍！

——烤太陽抵不了飽，還得去要飯喇！

——烤暖了再去冷和餓都是一樣的要窮人們的命！

——××××××××××

——有什麼辦法！

——您怪健壯的，爲什麼不到工廠裏去找點活做做？

——進去做孫子？我還是當乞丐的好。

——當乞丐過不了一世！

——預備這樣傳代呢！

飯!

——您真下流!

——下流! 我不願做活去養肥豬,我是寧窮不愛受氣;做工也是吃不飽

——要飯不受氣嗎?

——那又不同,你和我也是一樣!

——啥話?

——老實話!

——滾! 窮孩子別亂罵人!

——老實話,你想想我們地位雖說不同,穿着縱不一樣,揭着了說,都在幫

人賺錢,受氣吃飯!

——××××××××××

——先生，你說對罷！

警察不做聲了，低着頭來回的走；乞丐蹲在地上，仰着頸子望他，一個賣餅的小販，遠遠的向他們這裏走。

人 坑

坑 人

天氣起了激變，煩燥的了不得；若在粵南，倒沒有什麼奇怪；江南三四月的氣候，竟如炎夏，總算少有。這樣的變態，究竟維持不久，僅祇一點鐘罷，先是天上飛起灰色的雲彩，然後便是小雨，小冰雹。下冰雹仍然是不稀奇，而大的對徑超過了二寸，小的對徑也有一寸多，總算少有的事。這些冰雹把很多的屋瓦打得粉碎，有些人還在地下搶拾着，拿去放在水裏淨一淨，又收藏起；據說這

樣冰雹已有十五六年不曾下過了，留給人們醫咯血的症候很有效驗。

仲文正在閒看，心裏的煩燥洗滌得淨盡，忽然一個郵差從初明的電燈光裏送給他一封掛號信；他在收條上簽了字，便走向書房去。信很厚，加重了一倍，是本埠寄來的，下面的署名是宋筱山，這個人他並不認識，他覺得有些奇怪。但一轉念覺得平常得很，或許是外來的稿件。

裏面寫的是一篇淒慘的故事，可以說是寄信人的一封信，他說他曾經從仲文在工城讀過一年書，仲文離開工城時他也隨着父親來到此地，最近纔探聽得仲文的住址，但是自己病了不能行動，祇好把他一家的傷心事件函告仲文，請他刪潤發表，雖死也是瞑目。信上的字寫得很不整齊，有的地方還不能達意，共計寫了三張竹紙，總共有四五千字。

據來書說，筱山是工城金家寨人，家裏做田，很是清貧，田是佃得縣城裏章

大老爺的，從他祖父到他父親，已經種了八十幾年。章大老爺對佃戶是絲毫沒有假借，無論豐稔荒旱都得按季繳錢；不然，便要捉將官裏去。章大老爺是縣城裏有名的紳耆，終歸是佃戶們吃苦，繳清租纔放將出來。所以他一家人始終是帶凍帶餓的過着日子；好在一家還能團聚，在他們已經覺得是很滿足了。

農人們的血和肉一天一天的減少，富兒們便因之而長得胖胖的了。農人們的脂膏總還算沒有被他們吸取罄盡，簡單的應用的東西，耕種的器具，和牛羊鷄鴨，每家多少還有一些，四季的破舊衣裳也還齊全，勉勉強強的也還過得去。不巧，這一年又有了匪患，騷擾在H省和A省之間，爲首的叫白狼。鄉間的傳說，白狼本是農人，因爲天災人禍的逼迫，和受了官吏地主的虐待，憤而爲盜，他發誓要殺盡所有的貪官污吏，要替窮人們復仇。話雖如此說，實際

却是燒殺淫擄，無所不爲。在十一月間，就有人說要到A省來了。筱山和他的父母聽得這個消息，很仔細的商量了一番，以爲白匪決不會糟蹋貧苦的人們的，大約不致有事。而且逃也逃不了，逃出去喝西北風麼？於是，仍然是戰戰兢兢的住了下去。

到了十二月二十七，筱山家不健全的年事已經可以說是預備齊全了，忽然村外邊湧來一班隣村的鄉民，大嚷着：『白狼來了！白狼來了！白狼來了！』白狼來了！的這個消息，聽了誰不喪膽？筱山的父親年齡畢竟老了，他很鎮靜的招呼大家不要慌，自己和着幾個年齡大的農民跑到村外河邊去探聽是否實在。他們從不絕的悲戚的喊聲中跑到河邊，向那河邊望去，二里外沙土飛揚得滿天，隱隱的還可以看見旗幟，人衆看不清楚，祇彷彿黃沙裏藏着一團漆黑的東西。他知道白匪是真的來了，便叫同去的農民先回去兩個招呼大衆防

備，他們藏到一個小山凹裏窺探白匪究竟過河不過河。

匪軍漸漸的近了，他不敢再挺身站着了，祇是伏在地上看。人影漸漸的清晰了，還可以看出些馬隊來，再看看著名的白狼的綠呢大轎，也很了然的呈在目前，他心裏着慌的了不得。再看匪軍的前隊已經到了河邊，有的還在放着空槍。不知誰看見他了，一槍射了來，從他耳邊擦了過去，嚇得他遍身發抖。但仍然是鎮靜着。直到匪軍上了渡河的船，才拚命的跑回村，領着村人向偏僻的山野去逃命。

直到匪軍全部走過了，得着確實的消息已經進了上縣的縣城了，他們纔又跑了回來。到家的時候，他發覺所有沒有帶走的東西全都完了，據說農具被拿去當武器，桌椅等等被拿去當柴燒了，祇有一口鍋還很完整的在那裏，樁旁剩餘了半個桌腿沒有燒掉。再跑到田裏看看，田裏種植的東西也都沒有

了，農人們談得到什麼知識，結果祇有歸罪於天，至多發出幾句憤慨而已。

是正月初十罷，村中的人家睡得正濃，一陣擾攘聲，將他們從夜的夢裏驚醒。很多的脚步聲從筱山家的門前走過，口裏嚷着『白狼來了！快逃！』

『白狼來了！快逃！』的呼喊。這時他們慌了，匆匆的爬了起來，匆匆的帶了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，又失了魄似的夾在人叢中去逃命，因為他們早已知道白狼並不是幫助窮人的了。

這一次回來的情形和上次可不同了，牛棚被燒了，房子也被燒了，一個很大的村莊變成了一片焦土，至於牛也是完了，不知是被匪牽了去還是做了犒賞。他們傷感極了，彷彿世界在他們面前死亡了一般，一家人相抱痛哭了一天，什麼都不會吃，也沒有得吃！

往何處去呢？他們是一點希望都沒有了。地主是不管佃戶死活都得

要錢的，那麼祇有離開那裏了。往何處去呢？……有了，在工城有一個親戚在瓦匠廠裏做工，祇有找他想法去。果然，他父親也被介紹到這瓦匠廠裏去做工了，擔任的是挑土的工作。筱山的母親也由那親戚的說好，在幾家店舖裏收點衣服洗洗。筱山的父親感到自己弄到這個地步，完全吃了不識字的虧，這時仲文他們辦的義務夜校恰恰開辦，他父親便把筱山送了進去，想叫他多認識字，將來棄農而商。白天裏由筱山在外面檢點柴伙，家裏藉此省一筆買柴的開消。

讀到這裏仲文果然想起筱山這學生了，起始是編在國民班裏，資質很好，有時問到他的家世，他總是支吾過去，不肯講實話。仲文幾次問他不肯講，他後來也就不追問了，那知這其間還有這樣的悲涼的事件呢？

來書以下便說他父親居在工城兩年，生活非常痛苦，他的母親又不幸在

到工城的第二個春天害春瘟死了，他父親因此更加失意。第三年春天，瓦匠廠又爲虧本收歇了，筱山雖然長大一些，仍然沒有相當的職業，使他們父子生活生出了很大的動搖。那親戚本是窮漢，又失了業，那有餘錢來供給他們呢？於是他們倆又流浪到W城，現在住的這個地方來了。

在這地方又住了很久的閒，筱山的父親被薦到一家碾米廠裏去當工人，每天的收入祇夠一個人吃用；筱山不得已也就應了火柴廠的招募去做工，專門糊火柴的盒子。

過了兩年，筱山已經十七歲了，已轉到洋紗廠裏做工，他父親仍舊在碾米廠。在夏天，碾米廠裏的工人是照例不穿褲的，上衣當然是沒有了；他們用一塊布圍着下部，有的在腰上繫一根帶子。筱山的父親便是繫帶子的一人。但他們的頭上，却個個紮着一塊布。這固然是天氣的關係，也是工人生活的

經濟方法的一種。

這一天合該有事。筱山的父親工作完了，到機器間裏去找一個朋友談話，他們都站在機器旁邊。不知怎麼談忘了形，他歡喜得一跳，腰布恰恰搭上機器，被碾輪大帶連人拉了起來，那朋友一看不好，伸手來拉，那裏來得及；可憐在機帶轉了一週以後，筱山的父親祇餘下殘骸了，祇餘下殘骸了。

筱山將如何的悲痛呢？但工廠主却並不注意這個，大工廠裏死一個工人，和富人們死了一隻小雞一樣的不值得注意，何況筱山的父親的死由於自不小心呢？還是在廠內外的工人們大家湊了些錢把他的殘骸安葬了。

筱山感懷身世，想到十年來的家庭不幸，到如今剩得一個人流落異鄉，往住的放聲痛哭。但是他活一天是要吃一天飯的，他把父親安葬到一個義塚裏以後，仍然的繼續過着他的紗廠結線頭的工人生活。

幾個月又過去了，這一天他從工廠的垃圾箱裏發現了一張完整的報紙，他拿在手裏看了一回，竟在這裏面發現了仲文的住址，他歡喜極了，他預備第二個月自己做夜工時來看他，那知還沒有到月底他就病了。

彼山操勞過度，而又抑鬱牢騷，再加上收入不夠敷衍生活，以夏天受暑，冬天受凍，他怎能不病呢？他病了也就是病了，不但沒有錢醫病，工錢反而沒有

了。他睡在家裏許多天，病也一天重一天，他知道這一次的病是難好了，在病榻上思前想後，百感交集，覺得便這麼死去，真是死不瞑目！自己曾決志向地主報仇，現在呢，父親死了，母親死了，自己又掙扎不起來，此生是無希望了……他的思潮凌亂極了，到最後纔決定了一種不得已的辦法，就是在病榻上把他一家的遭際寫出寄給仲文，請他發表出來，喚醒窮人們快快起來。

信的末尾有地址，語意中是很希望仲文去一次。他看完了，心裏難受到

萬分，看看錶，已經到了到報館的時間了，呆了一下，什麼沒有說，看了幾看筱山的信，把它放在皮包裹，匆匆的夾了出去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仲文起得特早，匆匆的料理了一回，便按着筱山開來的地址去尋找，最後這貧民窟終於被他找着了，是一間人字形的矮小的破舊茅屋。他推開門，灣腰走了進去，看見一個火柴箱上點着一盞未滅的香油燈。

——筱山！
筱山！

仲文喊了兩聲，走到床邊，看看筱山正朝裏酣睡着，下面是破爛的板，低下墊着破爛的棉絮，上面蓋的是一條污糟的薄被，他忍不住的歎息了一聲。

——筱山！
筱山！

下。
筱山始終不做聲，他急了，扳過筱山的身子，忽然大叫起來，眼淚簌簌的流下來。原來筱山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死了，身體瘦得見骨，兩眼睜得很大，筱山

真死不瞑目啊……

一個衣服很整齊的人攢到一間小茅屋裏去，怎不叫人奇怪呢？這時屋裏外站了許多人了，仲文含淚問了他們許多關於筱山的事，知道不是大家幫他弄錢，他是早已死去了，早就被經濟逼死了。

他沒有留下什麼東西，房子是租的，除一個火柴箱，一盞香油燈，幾塊破板，兩條破櫈，一床破絮，一床破被，一些稻草，及破碎的茶杯茶壺硯筆黑墨以外，祇有一本很厚的日記，在他的內衣裏藏着，其他的衣服是早已當完了。

仲文拿出些錢找筱山的隣人去買了一口薄棺，自己用手把筱山不瞑的眼皮抹了下來，殮了他，把他送到附近的義塚上葬了，又把筱山遺留的東西分給大家以爲遺念。

事情料理完了，仲文取了筱山的日記，很頹唐的離開那裏，他十分悔恨，昨

天晚上他爲什麼不來呢？……
這時，已是開午飯的時間了。

13 13

自 殺

六郎現在已經能靠賣文過活了，和他的妻子住在P城，度着幸福的生活。四月間，我看見他寄給微之的一幅肖像，已經不像以前的愁惱了。那時我正和微之出去有事，此時就想起他的自殺的事情，於是我很有趣味的問着微之：

——微之，你還記得六郎自殺的事情麼？

微之沒有回答什麼，祇微微的一笑。

記得那是一九二〇年的夏季，我賦閒家居，微之和菊存在F中學裏讀書，F中學建築在一個高山上。我們三個人同在一起做着社會運動，我們時常見面。

一天的早晨，天氣很熱，我到F中學去，在那裏會見了六郎，一個憔悴而羸弱的苦悶青年。

微之告訴我，六郎是甘省人，從S地方來的，想在W縣找點工做做。

後來我們又接談了幾次，我完全了解他是一個很有氣慨的青年，他的性情很怪僻，常常的想自殺。我看他的失意與苦惱，知道這其間的背景決不止於失業一層，可是我終於不敢問他，微之和菊存和他的關係雖深，他們也不能知道；他總是默默無言的苦悶着，就是偶而寫點抒情文，描寫得也是很具體的，沒有法子找出他的苦悶的其他方面的原因。

在這種狀況下持續了兩個月，天氣正在酷熱的時候，某一天我又到下中學去看微之他們，看見六郎比前更加憔悴了。他的衣服已經當盡了，生活仍然沒有着落。據微之告訴我，兩天前有過一次奇突的事件。他說，那一天早晨，天色剛亮，六郎出去小解，他在六郎的枕下發現了一封給他和菊存的信，抽出一看，原來是六郎預寫的自殺的遺書。遺書說，他並不是為失業而自殺，也不是為奮鬥失敗而自殺，他覺着人生太乏味了，忙一生祇為的是衣食住，毫無一點意義！自殺了反可以減少許多的痛苦。奮鬥的結果祇有失敗，要奮鬥就沒有飯吃，要吃飯就不必做人，這是世界上的自然律！這個世界太沒有希望了，他祇有自殺的一條出路……

從那天起，他們時時在暗中提防六郎，直到我去的一天。我聽了微之他們的話，又和他談了許多時，請他不要灰心，不要自殺，磨折總得要受一受的。

可是他很愁惱，始終不肯給我個肯定的答覆。

又一天我正在馬路上閒逛，竟在一個冷靜的地方遇到六郎，他這一天竟露出笑容來了，他向我說：

——謝謝你的好意，我決計不自殺了！社會逼我到這個地步，我要自殺那真是弱者！我已經覺悟了，我要以我的有限之生，來和社會肉搏，來報復社會給我的迫害。

我聽了自然很高興。

第二天，我又很有興致的跑到F中學去看他，那時不過是上午九點鐘的光景，大氣酷熱，寒暑表在九十五度上。我剛走到山脚，遇着微之和菊存，他們神色倉皇，一見我便叫了起來：

——喂！糟糕！六郎不知道上那裏去了！

——怎麼一回事？我反問。

菊存說：

——今天天還沒有亮，我就起來了，燃了燈一看，房門虛掩，六郎沒了！當時我喊起微之，在山前山後找了一遍，連影子都沒有。訪問過很多的人，但是誰個也不知道。

——該不是自殺去了罷。

——就怕是——他們同聲應着。

——現在打算怎麼辦呢？

——你來得好，我們正預備分頭去找，此地路徑微之不熟，你陪他向村野方面去尋，我沿着江邊去，下午兩點鐘前在學校裏見面。

——好！我答應了一聲。

於是我們三個人分頭去找。

我們找了四個鐘頭，一點消息沒有，衣服早就汗濕了，這時祇希望菊存能尋着他。看看預定的時間已經快到了，我們便急急的跑回下中學去。菊存果然回來了，正在用手巾揩汗。看見我們，把手巾放下問道：

——找着沒有？

我們搖搖頭。

——我沿江找到Y山，沿路問警察，都說不會看見，他究竟到那裏去了呢？

真正急人！

我說：

——好罷，休息一下，弄點東西吃吃，再去找，何如？
他們都很以爲然。

吃了東西，已經有三點鐘了，我們商議好，同陣到街坊上去尋訪，順便向朋友們去探聽探聽。

三個人談着六郎的事走下山來。天氣實在熱，我們都痛罵六郎！微之並說，這次找着他後，趕快叫他回S地方去，萬一在W地方自殺了，那真是討厭的事。回到S地方比W地方舒適，而且那裏有很好的女朋友們可以安慰他。我和菊存看見微之的焦急狀態，也忍不住的笑將起來。

走到大馬路口，遇着一個熟人，我們問他可曾看見六郎，他說沒有。接着又遇着幾個人，都說不會看見。並有人勸我們不要再找，說六郎果真是自殺，那是早已自殺過了，找也無益，不然他自己是可以回來的，何必三個人弄得滿身是汗呢？

我們心裏總覺得有什麼不安，還是揮着汗去尋找六郎。

走到離一個木橋不遠的地方，前面走來一個頹唐的青年穿着灰色的學生裝，手裏夾着三個紙包，低着頭迎着我們來。

我們真要失聲大叫了，那青年正是我們跑了一天，急得要死，到處訪求的

六郎。

——六郎！

六郎！

六郎！

我們不約而同的喊了起來。

六郎聽見有人在喊，忙抬起頭，看看我們，安步的走了來，也不說話。

我們都望着他發呆。

——你們到那裏去？

他好像沒有辦法，這樣的問我們。

——你猜。

——
……
我們看他說話，祇得先說了：

——找你啲！

——找我！幹什麼！

他並不留意，語氣很堅硬。

——你說。

——我說什麼？

這時我們真沒有辦法了，祇得掉轉話頭來反問他：

——你挾着什麼？

——稻香村買的吃食。

我們真活活的氣死了！

跑得遍身臭汗，而他還在很寫意的買東西吃。

我們又不好罵他，又不好問他今天出門的初意是否想自殺，祇呆呆的和他對站在馬路的中心，酷日下各人看着各人皮鞋上的浮灰。

這是幾年前的事了，那以後不久，他便到英國去了，我也就沒有得着他的消息了，這一天從微之處看到他近來的肖像，使我又想起這一件值得紀念的往事來。

一個青年的手記

今天晚上，又因着種種的牽動，苦悶在心裏慢慢的高漲起來。百無聊奈，和K在馬路上無目的地走動了許多時，又跑到 New York Cafe 喝了一杯咖啡。然後又到街上跑動許多時，心裏終竟不開爽，兩個人便又買了一瓶葡萄酒，想帶到M里去喝，走到門口，因為時間太晚，徘徊了些時，終於沒有進去。回到家，已經一點鐘了，每人倒了一大杯酒，相對的，默默無言的，各人含着

無限的悽咽，痛痛快快的沉醉了一下。這時心裏彷彿有一把烈火在燒着，遍體也彷彿捆綁了千萬根的鐵索，苦悶隨着酒興更加濃重起來，我真有些受不住。想到過去，想到現在，想到未來，想到遙遠的故鄉，幻滅的心情被引起了，真想即刻與天地俱滅，那真是清爽乾淨。

〇回來了。彼此又痛飲了一回酒。我又喝了些 Pilsner。我想自己早已是不健全了，而前途渺茫，遠無涯涘，此身不知還能支持幾許時光，事業恐將終成泡影……思念及此，心酸萬狀，真想大哭一場，洩洩心頭悲酸。然而，沒有勇氣，又把它咽吞回去了，眼淚還是讓它向內流罷。啊啊！青年的時代是過去了，一切的壯志雄圖，都已如煙雲消逝了，人生的幻夢也終算覺醒了。百憂如影，墮在燈前，事業理想，都成血淚。我不願幻滅，幻滅總忍不住的向心頭襲來，又有什麼辦法呢？又有什麼辦法呢？縱意志堅強，也祇有積極的自殺

是自己的出路。

這樣的思潮馳騁，直到三時，全身如冰，身顫頭暈，唉，還是沉醉罷！一個
人又痛飲了一杯酒如死屍般倒在床上睡了。「茫茫來日愁如海，寄語羲和
快着鞭，」我的屍骸哟，你在空間裏毀滅了罷，什麼纔是生的趣味呢？ 唔——

人生！人生祇有苦笑！人生祇有苦笑……

上床時，把電燈滅了，燃起白燭。光綫微弱，倍覺淒涼。加以時已夜半，遙
市裏些微的聲音都沒有，房內也祇有我和K兩人沒有睡。感懷身世，如黃葉
之飄零，恩仇無限，都在回憶中一一的引起了。這時，心理竟起了化學作用，燃
燒得更加利害，和毛毯好像有什麼深仇，緊緊的把毛針拉住。唉！我要把它
們拉下來，在燭火上給它們一個死亡與毀滅。

後來是疲乏了。把燭移到床頭，火光閃爍。我想這樣的環境真好，我不

想把它吹滅，我想讓它在我的床頭燒完，我尤其希望我的生命之火在這殘弱的燭光上，和它一同燒盡。但是K催促得我沒有辦法，祇得長歎一聲，把這微弱的光明熄滅了。他還是在傷感。這時總有四五點鐘的光景。

今早醒來，已經八點了。遍體酸軟，頭腦空空，神經似乎很衰弱，眼睛也睜不開。很想痛快的睡一天。可是K已醒了，依然一面傷感，一面來安慰我。他本是一個最善於傷感的人，但是昨晚他竟反轉來安慰我，他的苦悶的心情也就可以想見了。我不想起來，又有許多不得不做的事，人生本是牛馬，也顧不得什麼病不病了，祇有在昏沉中爬了起來，終於忍不住又暗暗的流了一些眼淚。啊！死亡與毀滅，這種思想，在我是認爲不健全的，昨夜可又來襲擊我一次了，嗚呼！……

今天一天都是昏沉沉，不知道什麼是快樂，也不知道什麼是苦悶，祇是頭昏腦暈，糊裏糊塗的度着時光。下午，實在支持不住了，便脫衣睡去。心裏燒得很厲害，頭腦感到萬分的空虛，起來又把葡萄酒喝了一杯，再睡下去，想睡一個痛快。可是腦部一面覺着空虛，一面又像跑馬似的胡亂思索，終竟睡不着。直到六點，纔起身，勉強的吃了一些飯。心中鬱塞燃燒，跑到外面買了些水菓吃了，何曾能撲滅心中在燃燒的烈火？

晚飯後，跑到一品香去看朋友，他們拉住打牌。打了些時，房裏空氣因煤火燒得太烈，漸漸的熱起來。坐在那裏簡直有些受不住，而心中的思潮起伏，竟如萬馬奔騰，漸至牌都認不清楚。我於是讓K打，自己溜了出去，想跑上幾個鐘頭。

這時天空已有微雨，我一個孤獨的靈魂從跑馬廳一直飄泊到先施一帶。

看着強烈的電光，詩的衝動在光亮中喚起了，口占了一首。身上沒有帶紙筆，又恐怕遺忘，想了一個方法：跑去買了一包香煙，問舖子裏要了一張紙，借了一枝筆，把全文錄下了。因為寫了詩，苦悶減了不少，也不想再跑了，又回到一品香去。心裏總不開爽，途中把眼淚忍回去幾次。回到旅館，又把詩改作了一回。大家都覺得傷感，自然各人有各人的心事，不過我的苦悶，也是促進他們苦悶的原因的一種。我心裏燒極了。W在吃汽水，他們因為我病，始終不肯給我一滴。我在他們不留意時，偷了一瓶到床上渴掉了。

直到夜兩點鐘，我的苦悶的心情纔漸漸的消失，身上覺得輕鬆多了，明天大概是可以全好了。我這一些時，完全是在苦悶中過着生活，不過到前天晚上纔因着一個新的刺激而向外發洩罷了。唉！我真苦悶到說不出話來的時候了啊！毀滅了罷，毀滅了罷！

晚上十點鐘，我和K O兩人同到 Eden Cafe 裏去看跳舞，聽音樂，喝咖啡。我最愛聽 Walse 一曲，音調淒涼悲壯。靜靜的坐了許多時，心裏淒然若有所感。這種感覺是我常有的，我覺得我的青春時代是逝去了，是永捉不回來了，從此或許將永遠無味的走盡人生的長途。雖然火一般的熱情還在我心中流動，細按起來，又如堅厚的冷冰。少年的心性，有時也復活起來，仍想追逐我過去的幻影，再轉念一想，又覺着是自尋苦惱，又有什麼趣味呢，便又冷落下來……這樣的思想，是我常有的衝突，我想像我這樣的人，總不會沒有同樣的幻想罷？總之，讓他過去罷，讓他過去罷，我還是心死如灰的好，我還是古井不波的好，還是努力做點事業罷。我敬愛的朋友們！我勸你們也不必再談什麼戀愛了。想到這裏，大家要走，便都無聊的走了出來。覺得沒有去

處，又跑到茶樓裏去。在那裏，O又苦悶起來了，發了許多牢騷，我覺得他太可憐了，他的倒戈的愛人真也太忍心了。那裏有什麼愛情，祇認識燦爛的黃金；我想她決不會想到O是這樣苦悶的，這樣苦悶的。回家以後，O寫洩憤日記，我作洩憤的詩，祇K在作紀念女性的文，這真是我們的叛徒。兩點鐘，把詩作好了，讀了幾遍，很倦乏，睡了。五點醒來，K還在燈下寫着，發出蚩蚩蚩的聲音，這可憐的蠢傢伙！

九點鐘，我和K到中美圖書公司去買書，我買了一本Rodin的The Art of Rodin裏面收了他的雕刻繪圖共六十四幅。這是我六年來，日夜夢想而不會買得的，我真高興極了。Rodin製作中新表現的力量是我崇拜的，我就是一個力的崇拜者，我就是歡喜表現力的文學的。有此一編，我細細的

去領會，我相信一定會別有所悟。那裏還有許多很好的書，我看看又看看，腰裏是空空又空空。我真想偷他媽的幾本回來，但是我的小有產者的面孔依然存在，結果是多望幾回，走開。這幾天心裏空虛得多了，不像以前的鬱塞，我真不希望再回到陰鬱的心境去，但事實能否辦到，却是一個大問題。祇有勉力的去做啊！

午飯後理詩，猛然間想起，就要撥開獨居去了。於是浮起一句關於孤獨描寫的詩句在心頭。由這一點慢慢的擴大，心裏也漸漸的憂鬱起來，寫了一首抒情詩。我近來的心境本已很壞，這幾天剛剛的好了許多，想不到今天又被哀感襲擊了。詩寫完，情緒緊張起來，什麼事都不能做，不得已和瓦出去看房子，沒有找着，慢慢的踱回，心裏彷彿有一把烈火在燒着。不得已，祇好悲歌

當哭了。捧着一本飲水側帽詞，一直唱到吃晚飯的時候。我知道朋友們中有爲我難受的，我何嘗不想快樂呢？可是，不成了。我心中的傷痕是早已很深了，我沒有法子，我祇有再傷感一回啊！

因爲要寫一篇文，又沒有錢去買 *Socialism of Shaw* 一書來參考，所以跑到虹口商務，揩油看了一回，同時發現了一本裝訂很有趣味的小詩集，是鰥獸做的，祇二英吋長，一英吋半寬，裝訂很好看。大約兩毛錢總可買着。我拿了一本去問夥友，他有些茫然，問我是不是要買像這樣的詩，他告訴我，他們這裏沒有。他又問我在那家買的。這時我的念頭轉壞了，好，他既說是我的，我就帶了走罷。但我究竟是君子人，沒有勇氣，便回他道：是你們的。是我們的？他很懷疑。我告訴他這本書取出的地點，他纔知道是新書，價單還沒有，

今天不發賣。走到路上，又想了起來，我真該死，我爲什麼不把它偷回呢？
這樣吃著作家的血的書，買的不是我的墮落！這種思想終竟是空想，在最近
的將來，是還沒有勇氣去做的。在路上，又把這部書回味了許久……

錢早就完了。今天午飯後，把最近寫的兩篇稿子拿了去賣。走到途中，
下起雨來，心裏覺得悲涼。覺得我自己被經濟驅策得太沒有辦法了，人生始
終做着經濟的狗。卽如這兩篇文章，何嘗是因着藝術的衝動完成的呢？可
以說是經濟衝動硬激起藝術衝動，這樣，纔有了這兩篇小說，其實，大半的稿子
都是在這種環境裏完成的。啊啊！以前的東西雖不好，但都是在單純的藝
術衝動時所寫定的，現在却不然了，現在却不然了，現在不是做藝術，現在是做
經濟了，也許要永久的這樣下去。唉！我想到這些爲經濟而寫定的東西，我

覺到我的寫作動機就資本化了，那裏有什麼藝術可講……假使不遇雨，我今天也不致這樣的遐想——實在的，假使你的飯錢已經完了，逼得你不得不寫東西，寫定以後偏遇着一場大雨，自己想不去賣，而又不得不去，又不得不冒雨而去。在這樣苦風淒雨之中，爲着一點飯錢而銷魂在這淒寂的道上，你縱是鐵石心腸也不能不叫你傷感！唉！唉！現在的社會是離得開藝術的，但是藝術——藝術是離不開濟經了，可痛嚙……

今天天氣特冷，坐在家裏寫文，身上冰了半截，後來連筆都拿不住了，纔跑到下家弄了一口開水喝了。這使我想起前天的事。也是要趕一篇文章，想把精神維持一夜，所以儘抽刺激性最強的俄羅斯煙。可是太冷了，寒氣一陣陣的上襲，下半身如同放在冰筒裏，實在受不住。然而終於忍受到六點鐘，天

將亮了，工廠放夜工的汽笛聲四起時，纔跑到床上睡了。可憐的文士的悲運！然而，今天——今天我又這樣的寫了一個上午。

是早晨的事。因為這幾天窮極了，而今天 His 又偏偏的要開演 Lillian Glush 主演的 Boheme，又不得不看，祇好拿了兩件衣服叫小孩子去當。那知他把我的帽子也夾在裏面帶去了，幸而帶了回來，不然，頭真要冷得糟糕！這種事件是我常幹的買賣，飯可以不吃，書却不能不買，寧可受氣，不能不讀書，這種習慣是養成了。我的看電影，名著改編成的電影，意思也是這樣，不過看看不能得到一點藝術的修養而已。

下午，去看 Boheme，內容是描寫巴黎市上流浪文人的一羣，而側重在小說家 Rodolphe 和刺繡女郎 Mimi 的戀事。寫巴黎文士生活，僅能劃出一部分，但描寫過甚的地方很多。音樂家 Schumann 竟演成一個流氓，糟糕

之至。音樂家因沒有錢給房租，用小猴去賣戲，所得比賣文賣畫賣書的所得甚多，固是盡諷刺之能事，不過究竟太富於浪漫色彩了。Vicomte Paul 出去賣書，得了一點錢，却在另一個書舖看到他一部十年來想買而買不着的書，他忘記了房租，竟買了回來；一本書去，還是一本書回，房租依然沒有辦法，這寫得很好。——我就常幹這種買賣，看了自己覺得好笑。小說家與 Mimi 的表演最好，結局很沉痛，有相當的藝術的價值。全劇很緊張，Mimi 帶病歸來的一段，描寫得令人動魄驚心！全劇藝術表現力最高的地方為春遊郊宴一段，從詩的動作中表現愛的心理，清淡如水。若果把水邊並坐密吻一段刪却，始終表現得若即若離，那就更好了。

散戲回來，書店裏已經把稿費送來了，據他們計算祇有一萬一千字，因為空格要除開，標點符號又要除開。這使我想到了 Bohème 裏的 Rodolphe 與

書買的一段談話了。書買說：我叫你做一尺的稿子，爲什麼這裏祇有八寸？
Rodolphe 說，我賣文和你講尺寸嗎？中外的情形大都如此，文人和其他職業同一是末路而已，同一是沒路而已！

我搬到這裏獨居已經幾天了，今天腰裏祇有二毛小洋，不敢出去吃飯，買了兩個粗麪包吃了兩頓。晚飯後，開始寫文章，纔寫一頁，前樓的少女的歌聲突然的起來了，把我的精神弄得非常的不安。一面聽着歌聲，一面感到深刻的身世飄零的悲哀，忍不住的流下許多眼淚，寫了一首詩。前樓的歌聲仍舊不止，我也就沒有方法再繼續我的工作了，祇好出去跑——跑——跑！跑到K那裏，把他拉到茶樓去喝茶，默默的對望到十二點鐘，纔分手回來。不想乘車，一個人沉思着慢慢的走在清冷的道上，細細的體驗獨客的悲哀，想捉住

一點飄泊的情緒。到家以後，於是又寫了一首詩，神經混亂，然仍不能下筆作文，把 *Maupassant* 的詩看了一些，肉的氣息太濃厚，獨客之夜，這種詩是不宜讀的，丟去了。獨坐到兩點鐘，不知道想些什麼，然後纔懶懶的睡了覺。唉！樓頭的歌聲，尤其是少女們的，真正的容易撩動客子的愁懷啊！

晚飯以後，腦子裏仍然緊張得很，情緒總平靜不起來，一個人離開了大家，獨自的跑到H路，找P談了一個鐘頭。然後走了出來，寒風真有些刺骨。一氣的跑到大馬路。我究竟上那兒去呢？心裏苦悶得很，又不想回家，經過了許久的考慮，決計到 *Star* 去看 *The Law of Laïces*，但走到了電車站邊，却又意興索然了。於是在開車後，又獨自的踱到先施門口。遇着一個老人向我求乞，他穿的衣服並不怎樣壞，很忠實的樣子，鬚鬚全白了。我先沒有理

他。但走過之後，心理竟自責起來，我爲什麼不給他一些錢呢？他是一個異鄉的老人，他不是慣過乞兒生活的人，看他的樣子可以知道。他總歸不是要飯的，或許是受的黨國之賜，以至如此，亦未可知，我能置之不問嗎？我就沒有一點憐憫心嗎？我真該死！我真該死！……自責了半天，心裏不安萬狀。覺着不給他幾個錢，心裏不很安定，於是從很遠的地方折了回去。他又伸手向我，我無思慮的給了他一把銅子，心裏安定了許多。

路是折回來了，向那兒去呢？在眼前的就是惠通公司，想進去吃一杯茶，但是又不想跨進去。這個地方是我七年前當學生時常來的，但是現在呢？現在呢？已是七年之後了！我想起少年時代的歡樂，我竟不忍走了進去，決計到太陽公司去開坐些時。在途中，遇着P，他們到天韻樓去，我初念很想和他們同行，一轉念，今天晚上還是讓我孤獨一回罷，便聽他們去了，自己默默的踱到

太陽公司。

太陽公司的門早已關上了，上那兒去呢？沒有法，又祇好向回走，跑到惠通去。在那裏喝了一杯可可茶，一盤點心，吃了一半，心口覺着痛，便止住沒有會了賬跑出來，看看先施的鐘，時間還很早，向那兒去呢？在道旁站了些時，覺得北京路是很清靜的，在那裏去走走罷。可是，跨過了馬路，又感到不愜意了。啊！還是到天韻樓去罷？找P去罷？不好！太煩雜了！不好！最後決定到四馬路看看舊書舖，好久不會去了。

於是，又踱過馬路，在路口又遇着那個老人。我的手在袋裏不自覺的拿了些銅子預備給他。這一回他沒有問我要，我也沒有敢拿出來給他，匆匆的走過了。這時我想，爲什麼我不再給他一些呢？但是我不敢，我不敢給他！給他一次他不留意，在一小時內給他兩次，而且不是他要的，未免要使他懷疑

罷？在我固然是完全出於同情，人間離奇可怕的事件太多了，安知他不認我爲別有用心呢？思路接着又馳張開來。我是一個窮人，我不是和他一樣的乞憐於人嗎？我不也是嘔着心血，拿着文章，向富兒們乞一點殘羹冷炙嗎？我和他的情形有什麼內在的分別呢？不過方法不一致罷了。不從根本上想辦法，祇給他一些銅子，就算是救濟了窮人嗎？我真是一個淺薄的人道主義者了！一面我嘲笑着自己，一面慢慢的穿過許多可憐的賣婦的隊中，跑到舊書舖裏看了一回，許多我愛的舊書，心裏真想買幾本，然而不能夠，那些書籤都彷彿在譏笑我，都彷彿伸手向我要錢……唉！我是窮人！我買不起這些書！我便索興不向那些高貴的書籍看了。便把眼光轉向一些單本的本刻書，想買一兩本隨筆。結果被我選到了一本離江雜記，文字很清麗，可是索價太昂，我沒有買。接着又看了幾家，什麼書都沒有買。舊書舖總算跑完了，

到那兒去呢？好！還是檢清靜的地方走走罷。於是，我一直的走到黃浦灘。

這是我的僻性，一個人在無聊的時候，總歡喜看看自己的影子，但是今天竟發現了一個奇跡了。走過了江西路，我的影子忽然變成兩個，倒在我的身前。一個比較的淡，一個比較的濃。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我奇怪不了。回頭一看，那知馬路中間的柱上，亮着的是兩盞強烈的電燈。這一路的街燈是

很多的，每不到百步總有一盞，有的在路之左，有的在路之右。我每當走到一個路燈所在的地方，總看到我的影子。因為我是靠左邊走的，我的影子也總是從右邊腳下生起，在這時差不多是墨黑色。等到長到二尺的光景，我已向前走動幾步，黑影又在我足前生起了。先是墨黑，漸漸的淡，最後變成灰色，長到兩丈左右的光景，又忽然的沒了。把頭向左邊一看，影子又已移到左邊了。再一看，左右前三方都沒有影子，影子已從後面長起了，先是二三尺，最後又長

到一兩丈。我看見影子在我週遭轉了許多次以後，心裏生了無限的感想，心裏在懷疑着，唉，這就是我嗎？這就是我嗎？這究竟有什麼意義呢？人生永遠的祇有影子啊！……想了許久，又抽了一枝煙，有意的把煙很快的吐出，看他從影子的嘴裏流了出來，心裏有了一些單調的快感。這樣的過了許多時，已經走到了黃浦灘了。一眼看去，遠遠的路燈明滅；一眼看去，燈數竟數不清。數到二十幾盞，竟不想數了。於是踱過馬路，跑到黃浦江邊，向着黯黑的江水，和江上的明燈看了一回。最後，看到隔江的浦東。啊！浦東！我已經和他七年不相見了。記得那時我們一些同學，揹着測量器鎮日的在那裏測繪地圖，當時的心目中，祇不過准備着做工程師和鐵路管理而已，那裏想到現在一變而為專攻文藝的人呢？人生真是不可捉摸。至於當時同學，現在都已東西離散，即偶而遇着也不過交換幾句空泛的語言而已！因此，想到將來，現在

的膩友，又何嘗料到幾年後還是和今日一般的親近呢……想到傷感的地方，加以江風正厲，便又跑到裏邊的馬路上來。這裏邊的馬路上，有許多落了葉的行道樹，影子這時都倒在地上，有的上面還有幾片枯黃的葉子，在作最後的掙扎。我慢慢的踏着樹影，一而沉思，一而前進。這時的影子雖不在我的身邊週轉，但歸結起來，總是映在樹影上的，也就不覺得怎樣的單調了。一路走到萬國公園，裏面寂焉無人，想走進去，感到太悲涼了，有些膽怯；而且這時江風把我全身颳得像冰凍一樣，冷氣一陣陣的從腳底襲上來，真有些受不住，便從外面走過了。

過了外白渡橋，想走到提籃橋去，看看時間已不早了，止住念頭，一氣的低吟着走到北四川路。雖然時候已經不早，我依舊的不想回家，回家與不回家有什麼關係呢？能在外面多留些時還是多留的好啊！這時正走過海寧路，

於是，我又一個人跑到 *Sergare Tea Room* 裏去吃咖啡。裏面的 *Waiter* 把我誤成一個日本人，始終不肯和我講一句中國話。今天沒有旁的客人，室內的電爐把全室弄得很溫暖。一個人坐在那裏獸想了許多時，和 *Waiter* 談了一些閒話，又覺得有些不耐煩。看看錶，已快十二點了，便付了錢走了出來。在寒風裏帶着無限的愁思跑回家。這時心裏依舊是苦悶着。

今天一天，心理上起了一個極大的內疚，覺得我近來的生活太不成話了，太浪漫了。我不是浪漫主義時代的文人了，我爲什麼還要過浪漫時代的文人的生活呢？我的生活應該科學化，應該有規則。然而，近來太不能做到了。先說搬家後改正，現在搬家許多時了，依然沒有改變，依然是一點事沒有做。真正是豈有此理！應該痛改，痛改，不然，要永遠墮落了……從明天起，決計

振作起來，我的最近的行動，實在是太越出軌外了，越出軌外了！

貧民窟日記

七月十三日 晴

昨天晚上蚊子太多，沒有點燈。

今天早晨，在我們這裏又發生了一件悲慘的事件，就是洽昌碾米廠的工友趙三才子跳到塘裏淹死了！

他死的原因我是很明白的，在如火的白日裏是不停歇的做着工，夜晚因為蚊子多又不能安眠，不得已時常在露水裏過夜，睡在門外的空場上；這樣久了，於是傷寒的病症便發生了。

窮人自然是沒有多錢看病，趙三才子也就沒有醫治的希望；雖說有什麼紅十字會，臨時疫院，但是診治縱不要錢，買藥錢也是沒有出處的。至於工廠你做一天工給你一天錢，一天不做工便一天不給錢，病與不病，誰還有工夫來管你？三才子眼看着老婆兒子忍着餓，而自己的病又沒有好的希望，祇是一天沉重一天，心裏着實有些難過，心想如果這樣的活着，真不如一死乾淨！

所以，他便在今晨天將曙時跳到塘裏自殺了。

他的妻子聽到他跳到水裏去的消息，號咷痛哭，幾番的死去活來。大家朋友們也都 very 傷心，可是又沒有法子幫她的忙。幾天後，祇有讓她改嫁去，窮人是說不上什麼禮教的，窮婦人不改嫁，她就要和孩子一同餓死，這是很普通的事，雖說也有例外。

我們從積善堂領了一口施棺，把從水裏撈起的趙三才子的屍身放在裏面，送到附近的義塚上埋了。

下午兩點鐘，起了一回暴風，茅屋上的草全被颳亂了，小偷的兒子急得沒有辦法，祇好騎在屋脊上。有幾家的婦人急得拚命的叫喊。有幾家把短繩接了起來加在屋上。有的用人或板覆在上面。半天中沙灰夾着稻草飛動，行人們都掩鼻閉口。經過了一點多鐘，風纔止住了，遍地都是草。明天各人

家有空的又要花費幾點鐘的工夫來梳理這些亂草，窮人們的日子真不好過！
夜三鼓，又風。

七月十四日 晴

七天前警察四署就來打招呼，這貧民窟的「二地主」綽號竈貨的也來聲明止租。他說地主李家已經把這塊地皮賣給一個姓葉的了，七天之內就要地，各人要趕快的搬。

今天是第七天，到了限期的最後一天了，地主叫警察帶了一些火鈎來，看一家都沒有搬他們便憤怒起來，說窮人太混賬，官家的話都不聽，非用火鈎把這些房子鈎壞不可。

我們哀求警察說地主現在並不造房子，何妨借給我們住住呢？我們何

管不想搬家，那裏去找相當的地方呢？現在租一間草屋，押租就得給五塊錢，每月行租頂少要半塊錢，不像這單租地皮的地方可比。窮人每天的伙食都弄不到，那有這麼多的餘錢呢？做賊！做強盜！那又是犯法殺頭的事，叫我們有什麼法子搬呢？

啊！在這個世界上，窮人祇有死！

也有因着特殊的情形而沒有法子搬的，李家的兩個孩子就在過蔘花，王家的丈夫就出門弄船去了；李大娘就急得向警察老爺們作揖。

然而，沒有效果！每屋上都被拉了一個大洞，同時又發下一個警告，說明天再要不搬走，他們就要來實行拉屋！

警察走後，大家都很憤憤，捐米包的張二罵得最是痛快：

——姓葉的錢那裏來的，他是我們廠裏的管事，賺的都是我們的錢，施威

些什麼！

黃昏，烏雲飛得很快，幸而沒有落雨，不然，每屋上一個大洞，我們的貧民窟裏就真要糟糕了。

老三還我三百文，是去歲年底借的。

七月十五日 陰

今天，住在東角的鐵匠的母親回來了。

鐵匠的父親和他的母親，本來都在常州做工，去年他的父親死了，他的母親便回到她的兒子這邊來。結果，她和鐵匠的妻子弄得不睦，時常的起衝突。在十天前，她憤怒了跑到東門的養老院裏去。今天是養老院放假的日期，她回來看看她的兒子。

鐵匠的妻子何以和她的婆婆不睦呢？因為鐵匠專門靠換碎鐵爲生，收入很是微細，又有一個女兒已經二十多歲，還沒有出嫁，他們沒有法子度日，結果鐵匠沒有辦法，祇有勸他妻子去尋找外遇，弄幾個錢來津貼津貼自己的家用。那外遇是誰，我不認識，祇是常到鐵匠家來。鐵匠的心裏老大不願意，然而因着經濟的關係，又祇好忍着。一開口，就被他妻子用經濟兩個字抵死了。從她的婆婆來後，那外遇自然有很多的不便的地方，鐵匠的妻子便不高興了，於是兩個人便時常的吵鬧。

她今天回來了，鐵匠對她很是親熱，他的妻子和女兒，待她却是很冷淡。他們都是湖北省人。

傍晚，天氣晴了，塘裏洗衣的人很多，擣衣聲陸續的不絕，水還是碧色，土地祠屹然不動，誰能想到趙三才子是從這裏跳下去的呢？——誰又記起這裏流

死過趙三才子呢？

七月十六日 晴

清晨起來，開門就看見一個男孩子和一個女孩子，穿着襤褸的破衣，坐在門前的地上閒話。

我開門時，那個男孩正向女孩說：

——你家伯伯和你媽好，噢……

那女孩把頭一偏：

——你家媽呢，也和你家伯伯好，昨天你媽晒衣，你伯伯還替她拿竹槓呢。

男孩子點點頭：

——那，你家——

正說到這裏，隔壁罵聲起了，原來是菜園裏小翠子的娘和他承繼的兒子在對罵。他們吵鬧也不止一天了，他那承繼的兒子沒有錢用，來向小翠子娘借錢，被拒絕了。小翠子又是招親，丈夫在家，那承繼的兒子惟恐家產被她女婿佔去，吵鬧着要分家。這是小翠子娘自討的，沒有兒子就沒有兒子好了，要承繼幹嗎呢！她的娘自然是不肯，於是他帶了他的妻子在她家菜園裏窩上一個棚，每天挑她的菜去賣，弄得每天雙方都是大吵大鬧。

這種糾紛，究竟爲的什麼呢……

七月十七日 晴

上午，四署的火鈞又來了。真有些神秘！小小的一個鐵鈞，竟使我們喪膽！這一次的情形很嚴重，簡直的實行來拉了，弄得個個人面面相覷。

大勢是沒有法子挽回了！

在貧民窟裏住着一個婦婦，有一個兒子，一個女子。兒子做小販，女兒在大昌洋火廠檢洋火，她自己在家聚賭，弄點頭子貼補過活。她有許多好朋友，同時也有一些敵人……

這些敵人好久就想報復了，可是沒有機會，最近他們又聽說繁昌老和姓葉的有約，將來她依然可以不搬。所以，他們今天報復了，領袖說話的是一個山東寡婦，她說：

——要搬都得搬，繁昌老也要搬，她留在這裏嗎！不成！她先搬！她搬了我們都搬！

——怎麼！警察自然是很茫然。

繁昌老有些不耐煩，把原委告訴了警察，接着就和山東寡婦爭辯，大家都

要繁昌老先搬。

警察也沒有辦法，祇得勸繁昌老先搬。繁昌老弄得無可奈何，承認了這條件，並當衆痛罵起來：

——這是那個婊子養的說老子不搬！老子住了六七年了，你們這些婊子兒！老子搬不要緊，看那個龜孫子敢不搬！老子以後要看見有一家不搬，老子非同他拚一下命不可！媽媽的——

沒有人敢答話，繁昌老總算勝利了。平心而論，我實在替繁昌老抱屈。這種損人不利己的心真是不要不得嘍！

七月十八日 陰

幾天前，對門顧老奶奶就病痢了。

今天吃過早飯，她拄了拐棍，慢慢的挨到我這邊來，告訴我他病得很久了，一天要痲八十幾回，是紅白凍子。昨天我給她的濟衆水也吃完了，沒有效力！她的小兒子又歇了工，簡直的不了！這回病又沒有錢醫，早晨又吐了一次，難望好了！

這老奶奶很可憐，自己八十幾歲了，當然沒有生活的能力，全靠他的小兒子捐米包過活。大兒子是弄船的，去年落水死了，他們是山東人，到此地已有十幾年。

我聽了她的話，覺得很是難受，社會對於窮人的待遇就是這樣麼？連病了都沒有公共的醫院給他們醫治麼？我們要這樣的社會有什麼用？看看枕頭底下還有一千文，便取出遞給了她，讓她去診治一次。

她表示了無限的感激，拄着拐杖挨走了。

下午她又來了，告訴我已經看過，一千文給了醫生和車錢，藥錢是向一個熟人借的。

——唉！窮人連病都害不起啊！

她最後發出這麼一句憤慨。

晚飯後，雨。家家屋上有洞，個個人在叫苦連天，但這是警察老爺們弄的，有什麼法子可想呢？……

窮人們真是可憐！

七月十九日 晴

西頭羅家的女孩，本來是知新機廠裏的一個女工，現在天氣暖了，廠裏停工，沒有活做。她一家靠她生活，那經得起她閒住？沒有法，向廠裏租了一架

機子，向打印子的閻王張三打了五塊錢的印子，在家裏做工。我們一早就聽見她的機聲軋軋，一直要響到晚上九十點鐘。

她： 今天晚飯以後，她又把機子放在路燈下織襪。不知那一家的婦人在問

——姑娘，怎麼不歇歇？一天到晚做不累人麼？

——有什麼法子？一家幾口都靠着。一天能賺幾個錢？那裏還有

積蓄！祇有做嘍，住了手就歇了口，窮人是生就的苦命啊！……

我也站在旁邊看，滿腹的牢騷，可又不能說什麼。

七月二十日 晴

湖北人諸葛武威的瘋病大發，被人鎖在一顆大樹上，脚上是鍊，手上是銬。

這個人真是沒有辦法——

他的第一個妻子被他騙到湖北賣了，回來又要娶第二個。不久第二個又被他帶到湖北賣了，回來娶第三個。第三個賣了以後，當然有了第四個，可是這一個却調皮了，在他把她帶到湖北以後，她却私自逃了，沒有被他賣着。

現在他瘋了，是什麼原因不知道，可是大家硬要說是報應。他的衣服實在怕人，樣子也使人顫慄；兩個爛紅的眼睛皮翻轉得像紅的柿子，兩隻眼睛如一對銅鈴，光芒可怖！誰走近他的身子，他就用唾沫吐人。他戴着一頂無邊草帽，樹傍放着一張長凳，凳腿上靠了一把芭蕉扇，他站在樹的傍邊，足上穿着一雙舊的皮拖鞋。

他罵罵人，唱唱歌，講講販賣妻子的過去的事。從早到晚，無事的人們始終站成一個圈子，使他居在圈子中，或跪或笑，弄得觀衆們皆大歡喜。

誰叫他賣妻子呢？這真個是報應麼？壞人是不是他自己願做的？——
這一切的問題都湧上心頭來了。

七月二十一日 晴 華氏表九十度

搬家的人漸漸的多了，一個整齊的貧民窟頓呈着恐慌的現象。在這種混亂之中，我又發現一件悲慘的事。

窳貨的親戚，一個弄船的人的妻，她帶着六個孩子住在一間茅屋裏。這六個孩子中有三個在過痧花，最大的祇有七八歲，還不能做什麼事。自己又沒有錢，對於搬家問題受到萬分的困難。

今天是夏歷六月十二，那小腳婦人還想延遲幾天，但是警察又來催了，我聽得她向警察老爺們哀求：

——孩子們的爸爸是上月出去的，總在這幾天就要回來了，我已經測過
準，說他初八不回，十五準到，今天已是十二了，讓我再待兩三天罷。

警察說：

——你怎麼不早寫信去呢？

她苦着臉說：

——他一隻划子，你曉得他現在停在那裏呢？……老爺們，做點好事罷！

（說到這裏作了幾個揖）我六個孩子，三個在過痧花，太太還供在家裏。可

憐屋頂上稻草被老爺們拉了，這幾晚還是人過的日子嗎？老爺們，請做點好

事罷！

警察老爺們似乎有些感動，我們也幫她說了許多好話，總算被施了恩，容

許暫住三天，十六日一定要搬。

在談話中，我知道她是無爲縣人。

七月二十二日 晴 華氏表八十七度

貧民窟裏居然來了一個漂亮大姊，而且怒氣冲天的在說話，我問顧奶奶纔知道是路口方家的，在城裏幫工，今天纔歇了回來。

同日，就有人告訴我她失敗的原因是浪漫戀愛的失敗的結果。

她幫在一個靠近老虎窠住的姓汪的人家，汪家的後門徑對着這老虎窠。她自己家裏的丈夫，我們可以假定是她的第一個戀人。她到汪家又和

一個挑水的戀了起來，這是第二個。後來又看中了汪家的舅爺的包車夫，成了第三個戀人。據說第四個戀人是雜貨店裏的下窠。此外據說還有，究竟是誰個，我們却不知道。

不幸，這一天她和包車夫正在情話時，被挑水的遇見了，三個人在口頭當時就起了一次小衝突！

又一天，挑水的在老虎窳門前發牢騷，偏偏下窳的也在那裏，也知道。兩個人交換了意見，決計要和包車夫決鬥一次。

這消息傳到了汪家，汪家很害怕，在他們未決鬥之先就把他辭了。這大約是她所以憤憤的原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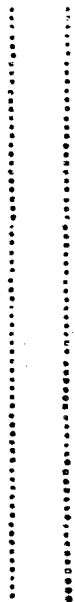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小脚的婦人的茅屋縮小了許多，陰天似乎不致於漏雨了。

七月二十三日 晴 華氏表九十一度

七月二十四日

晴

[華氏表八十九度



七月二十五日

晴

今天頭痛了一天，什麼事都沒有做。

七月二十六日

晴

[華氏表九十二度

今天天氣更熱，真想把頭浸在涼水裏；若不是午後下了一陣暴雨，那麼真個是要熱死人了。

暴雨纔止，警察老爺們又來了，看看祇有四五家沒有搬，也就沒有說什麼，祇催着快點搬，並表示自己不是和大家作難，說是地主找署長，署長找他們，他們吃的是署長飯，不得來！

這自然是警察老爺們對於窮人的好意，我們當然很感激他們。不過我總覺得他們不應該僅有嘴裏的同情……

黃昏時，賣猪肉的來了，每斤祇賣三百文，和市價相差一倍，是醃過的；賣猪肉的把當天賣不掉的肉，總是醃起來，在第二天賣給窮人，這是很普通的事。不如此肉便要壞，那時損失就更大了。窮人們既省錢，又能知肉味，應該買的很多了，然而還是賣不掉，他們仍然的買不起。買蔬菜都沒有錢，那裏有力量吃猪肉？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！

七月二十七日 晴

七月二十八日 晴 華氏表九十一度

瓦屋的鄰居在吃晚飯時給了我一碗吃剩了的青菜，我飽餐了一頓。

今天那個拜佛的熊寡婦又搬了。這個婦人真沒有道理，自己窮得沒有地方住，七歲的女兒沒有衣穿，整天的沒有飯吃，家裏還要供一個菩薩龕，早燒香，晚換水。這真是所謂「窮到頭上不知窮了」！

自從地主要地皮以後，他急得不得了，但還是燒香換水，這種人有什麼法子可想呢？理，對她是永講不通的，祇有讓他這樣的下去了！

繁昌老看她急得沒有法，替她想了個解決，叫她到碼頭口一個算命的瞎子結婚去，但她嫌他瞎，不願意嫁他。

她愛的是一个碼頭夫，一個二十幾歲的少年，那少年却不愛她，說她已經老了——四十幾歲了，牙齒露在外面像個活雷公。然而她對他總不死心，對瞎子總不願意。將來結果怎樣呢？不知道。

今天沒有什麼別的事可記。小脚婦人的丈夫仍然沒有回來，她仍然是沒有法子搬家。

七月二十九日 晴 華氏表九十五度

因為木匠今天死了，使我想起昨天的事，讓我在這裏先補記了罷。我的右鄰的兒子已經九歲了，昨天害霍亂病死了，家裏沒有錢買棺材，大家幫她湊

了一千文，買了些洋釘和一個火柴箱，由一個熱心的工人釘成一個長方盒，把小孩的屍首放了進去，抬到山後面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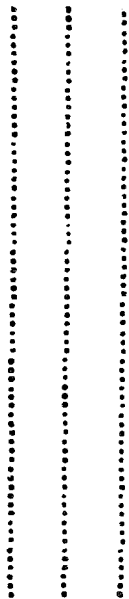
孩子死後，吳木匠在病中還惋惜他，哀憐他，那知道自己在第二天的早晨，就被傷寒症逼死了呢？……

在這個貧民窟裏，大出喪這是第一次，從我搬到這裏來以後，他很有些積蓄，所以他的棺材很好，價值大約在三十元左右罷。出殯的時候，有許多人幫忙。最先走的是一個戴白帽子的中年人，提着一籃紙錢散着。接着是他的孩子們，一男一女——男的是駝子，女的祇有七歲，穿着藍花褂，兩個人都戴着蘇帽，各人手裏拿着一個紙幡。以後是六七個送殯的朋友。再後就是四個搗米包的朋友抬着他的棺材了。材後跟着他的妻子，左手抱着個乳兒，胸口敞着，右手牽着衣襟痛哭，跟在棺材後面，頭上繫着白布。

大出喪便這樣的完了，——啊，忘記一件事，棺材出門時還放了一綵一百頭的鞭炮，又打碎了一個碗。

在這一天的下午，她家就搬了，還剩有兩三家小脚婦人當然在內；大約警察不再來，他們是不會走的罷？

晚上人很疲乏，病了。



錄 表

家 書

家

書

萍水飄流在上海灘上已經有兩個星期了。

這一天正是十月十八日，他很早的起了床，將旅館的賬結算了，又將行李等件整理好，恰值他的朋友S君接着昨日約定的時間來了，便雇了兩部人力

車，把所有的東西放上，向他昨天和S君看定的一間房子進發。

房子在法界貝勒路貝勒里四號的樓上，鄰近有名的天祥里，是一個很小的亭子間。他租不起前樓或後樓，要嚴格的說起來，連租亭子間的經濟他都來不及。那裏離S君的住處很近，房價又低廉，昨天講定的是每月租金四元，自來水電燈（用十六枝的光泡）在內。二房東據說是他的同鄉，也是K省人，住着樓下的堂前一間，前後樓亭子間租出不算，廚房也租給了一家做工的夫婦，月收三元。廚房安置在前門的天井裏。在地價極其昂貴的上海，這是很普通的事，並不值得奇怪；就是萍水租得的這間房子，在別的人或許以為太小，然而他却滿意極了，因為比住在旅館裏已不知要減輕多少倍的經濟擔負。

他們將行李等件着車夫搬進了房子，將昨天買的一張帆布床放開，鋪上被褥，靠着裏面的牆。椅子，昨天已經和二房東商議好了，由他借一張，這時已

經放在裏面，是一張舊式的寶座椅，是很久很久的老古物。桌子也由S君先期送來了，是一個箱式的風琴，臨空的擺了有些活動，這時也說不上什麼光線了，將牠迎着窗子靠牆放了。沒有面盆，K君借了一個給他。此外最需要的，是茶壺，茶杯已經買了，由Y君把熱水瓶借給他當水壺用。每天應用的掃帚，畚箕，由二房東借用。一切的設備，都可以對付了，他的家庭也可以說是組織成功。把各件放定了以後，室內也再不能加入其他應用的木器傢伙，房間便是這樣的大，八尺長，六尺寬。

已近晌午的時分了，S君辭了回去。萍水自己去到老虎窠昏了一些開水，取出麪包來吃了一點，靠在床上想起這兩個星期來的生活的變遷，尤其是因着經濟的影響，以致有幾次的遷居的事，使他憤慨異常。

他搬到這裏已經是第四次的搬了，他到上海的第一天住在平安旅社的

實價九角的房間裏，已經是十月初了，上海的臭蟲真有些奇怪，居然還不會絕迹，睡不到半夜，已經被咬醒了，燃開燈，捉了二十幾員大將，從床上搬到床下，睡在地板上直到天亮。萍水所以到平安旅社的原因，是那裏有五毛錢一天的房間；據茶房說，現在已長到六毛而且不空，他當時又不便搬出，祇得住一天。第二天，結了賬，又去找旅館；他很想做點事，不願找太黑的房間，他又怕蚊蟲，同時又不想久住；結果搬到大新旅社去。那裏房價七毛，但第二天纔有空，要先住一天一元的，萍水沒有法，祇得住下了。那知道一連候了三天，七毛的房間依然沒有，他覺得旅館未免太欺人了，又憤而遷居。適值惠中旅館有一個朋友已經搬到別的地方去住，房間空了出來，他便遷去，房價是六毛。在惠中旅館住了六七天，看看K省的政局還是沒有希望，反而比前此更沉悶，他就不再做在短時間內回去的夢了，便和S君去找定貝勒里這房子，第二天便

搬了來。

萍水這次離開他的故鄉，是受的政治的影響。革命軍正在武昌猛烈的攻城的時候，他的故鄉也戒嚴起來。他是一個黨人，自然要遭當局的嫉視，他起始是不能活動，後來又被通緝，他不得已，祇有拋棄了自己的職業來到上海流浪了……

他想着過去兩個星期的遷居，雖是感受了許多的關於經濟的困苦，然而他覺得是很有牧歌的趣味的。他很歡欣的走到桌前，提起筆寫了一封信，寄給他那留在故鄉的妻，報告他的遷居的消息。

寫完了，抬起頭來，三尺以外是一座高牆，經風吹雨打，白粉早已剝蝕了，上面還有許多的水跡，好像一幅水墨畫。「啊！好一幅外景！」他自己這樣地嘲笑着自己。他又抬起頭來向上看，離開牆頭有三根電線，上面兩根是一

般粗，最下的要大一倍，線上還掛着一兩根草，再向上，便是青天，還有幾片白雲在空中走動。

他看到這裏又忍不住的笑將起來，「好一幅外景喇！」自己又憤慨了一句。接着就聽見斜橋的電車的走動聲和戶外的汽車聲……一切使他對於這個號稱文明的上海不得不咒詛，厭惡。

法租界的唯一的環龍公園對中國人是開放的，在法租界也祇有這個地方值得我們去遊玩，貝勒里離那裏是很近的。萍水有半個月不和園林接近了，搬到這裏便想起環龍公園來。他在屋裏休息了許多時，S君又去了一個，人覺着很無聊的，便拿着信，鎖了門，走將出來，把信投到信筒裏去，自己慢慢的向着環龍公園走。

他的憤鄉病是又被種種的回憶勾起了。

——居處是搬定了，一時又不能回去，總得找點工作做做。

第二天早晨萍水睡在牀上這樣的默想。他決計在流浪的時期中寫一部長篇小說，內容是早已決定了。

那小說裏的主人翁是一個貴族的浪漫少年，那少年起始是醉心於自然，想做一個樂天詩人。後來因着本省的戰禍，弄得家產蕩盡；加以目睹平民生活的困苦，和一般人在戰爭時代的流離慘狀；覺悟到剝奪他的理想和自由的，是武人的專橫和帝國主義的作惡，憤而決定主張從事革命！那少年不但醉心自然，也醉心戀愛；他雖熱烈的戀愛過幾個女性，但後來他覺悟到現代的女性，很多的講愛情是離不開黃金的，這樣，更堅決了他對於革命的信念。在這

部小說裏，他要盡量的描寫鄉村生活，及熱烈戀愛的青年心理，同時還要對比的描寫富人的奢侈，窮人的悲哀。

他這一次想完成這種願望了，即刻起來磨着墨子便寫，一氣的寫了五六段。自己看看，不甚愜意，又把它一張一張的撕了，跑出去探聽軍事消息。

又過了兩個星期了，萍水的經濟已陷於沒有辦法的地步。長篇小說寫了幾次，他都不合意，也就死心不再做了。在家裏沒有事做，只寫些零碎的東西消遣。這一天，他接到一封家書，說家裏沒有法子想，錢用完了的時候可以就近設法。他真焦急了！帶來的錢並不多，眼見得祇能再支持幾天，怎麼辦呢？稿子一點都沒有寫，借貸又有些不願意，祇得打開箱子，拿出一部翻譯的稿件，到寶山路去托人賣給有名的C書局，看可能弄一點錢來敷衍些時日。

幸而那位姓G的朋友在家，他便說明了來意，並問C書局收稿是不是嚴

格。那朋友回的很妙，他說，C書局買稿子是不一定要稿子好的，第一要看撰稿的人有沒有名氣，第二要看介紹人的地位何如，第三要看稿子時髦不時髦，稿子的好壞是不關於賣得掉或賣不掉的。他又說，有一個朋友把一部稿子賣給了C書局，同時提出一個條件，祇要出版，不一定要錢，那朋友在教育界是很有權威的。C書局對於他的問題答覆的是：我們可以多出些錢，但出版不出版却不能定。他又說，最好是教科書，根據已出版的改頭換面做成的，你可以托個朋友拿到C書局賣，並告訴他C書局不要，有別的出版家收用，那無論你的稿子怎樣的拆爛污，他們一定要買下的。接着那朋友承認替他設法，但時間不能限定。G君也是該館編輯員之一。

他聽得出版界的這種黑幕，忍不住的長歎了幾聲。他是一個無名的作家，他覺得這部稿子賣出的希望真是渺茫！他想收了回來，收回又怎麼辦呢？

不如讓他試試去。

他滿腹牢騷，無處發洩，肚裏又有些飢餓，便找了一家小麪館買了碗麪吃了；這麪館在G君的家的間壁，所以他一出門便找着了。吃過麪，想看看手錶上的時間，可是錶已經壞了。真是愈窮愈出鬼！三天前他的錶忽然停了，再也不肯走。他沒有多錢，也不預備修理，向朋友W君借了一只。昨天W君把錶拿回去了，這一天的時間簡直不知道，感到了多少的困難。到這時他又覺到沒有錶的討厭了，急轉了一念，他想錢橫豎是要完了，一個人流浪在異地沒有錶還成麼？還是修理去罷……

當他看見一個鐘錶舖，便將錶交給那店夥修理店裏的開價是一元四角，沒有還的。萍水那有這麼多的錢修錶呢？要求把價錢減少。「不行，」店夥說。萍水祇有帶着走了。第二家開價更大，要一元五角，萍水不再還價。

拿着就走，給那家店夥罵了一頓。他苦悶極了，也不回罵，跑到第三家。這一家比較的好，祇要一塊錢。他想，恐怕這是最低的價了，便在那家修理了。

一個人走在路上，思前想後，甚是無聊；加以今天一天所受的刺激，更使他抑鬱，也不管腰裏還有多少錢了，當他發現有一家咖啡店時，他便跑了進去。

「明天再說，今天且快活他娘。」萍水憤憤的自己向自己說。他找了

一張桌子坐下，桌旁邊的侍女很漂亮，穿着綠緞的上衣，黑綢的裙子，很具一些風韻。萍水苦悶萬狀，想找她們來訴訴苦，這也真是無可奈何的事。他想到

這個女子的可人，他的心也安慰了一點。那知坐下以後，纔知道她們是分桌招待，綠衣女子招待的是另一張。這桌的招待，也是個年輕的蘇州大姐，但總不如那一個可愛。

「管他娘，橫豎是遣遣悶！」萍水又這樣的自慰，並告訴那女子，他要一

杯咖啡。

那女子微笑的將咖啡送到他的面前，他很愁惱的接了。天氣已有些冷，他只穿着一套單學生裝，兩手抱了玻璃杯發怔。

——先生，你還要別的東西嗎？

那女侍者把頭湊到他的胸前，用蘇州話問了兩遍，髮油的香氣直透入他的鼻子裏。

綠衣女子也走來了，說的也是蘇州話；她貼着萍水的身子，把臉湊在萍水的唇旁：

——先生，土司好不好？要牛奶餅干也有。

——土司不要，拿一碟牛奶餅干好了。萍水說時，向她微微一笑。

萍水正想找個人發發牢騷，所以綠衣女子把餅干送來的時候，他便把她

拉住坐在旁邊，這時所有的女子也都先後圍了來，那穿綠衣的有點羞澀，叫了起來：

——哎呀，先生，你有什麼心事罷，怎麼這樣的不快活呢？

萍水叫她們都坐定了，好在這裏並沒有第二個客人，她們也就分頭的笑坐着下。他滔滔不絕的向她們講演起來，先問她們為什麼歡迎他，是不是爲着錢，又問他們爲什麼要自己做自己不願做的事來換飯吃，爲什麼吃飯比人格更重要，爲什麼不做事的富兒反而有錢，做工的窮人反而沒有飯吃。爲什麼……他嘮嘮叨叨的說了許多，起始她們是大笑，說他是瘋狂，後來也就有些傷心了。萍水又把自己的不幸和際遇告訴她們，好像對很知己的朋友訴苦一樣，有時憤激，有時傷心，弄得她們愁也不是，笑也不好。

他在那裏足足的講了一個小時，咖啡喝完了，餅干也吃完了，心裏的苦悶

減少了許多。向她們招呼了一聲，付過錢，走了出來，不像來時的抑鬱了。

走到街坊上沒有五分鐘，全市的電燈亮了起來。他的肚子已經飽了，也不想再吃什麼了，跨上電車，回到他的鴿樓裏去。在車裏吟興大發，高吟着黃仲則的詩，什麼「看來清淚總如鉛，算半生何事不堪憐」啦，什麼「十年飄泊膽肝胆，指胸欲語聲荷荷」啦，什麼「休悲飲罷無歸處，身世猶餘一葉舟」啦，惹得同車的人都大笑起來。

他並不以為意，還是高聲歌吟，當車停在康梯路之前。

三

已是十一月了，天氣冷得異常，泮水換上一套夾學生裝，仍是抵禦不住。棉衣又沒有，G君代賣的稿子還沒有回話，早就向朋友們借貸過許多錢了。

這一晚，天氣又起了變化。萍水冷得有些發抖，實在抵禦不住了。他想
睡著或者要好些，然而他僅有一床薄被和一床薄絮，睡著也是不濟事，沒有法，
簡直不知道這一夜怎麼過，不得已提起筆來寫了一張便條給S君：

S君：

天氣驟冷，凍得要死！窮人那有餘錢買被？祇有告借一途。你的
被如多，萬望分給我一床；不然，明朝真個要凍硬了也。

萍 水十一月三夜

寫好後，自己冒着寒風送到S君家交給門房，不巧S君先一天到蘇州去
了；他沒有辦法，又縮做一團跑了回來。

實在冷得難過，坐也冷，睡也冷，異想天開，又跑出去沏了一壺開水來喝，仍
舊是無濟於事。他又想起黃仲則「燈下故衫交酒淚，風前羸骨戰冰霜」的

句子來了，從這句聯想，又吟到仲則的都門秋思，最後重吟「全家寄在風聲裏，九月衣裳未剪裁」兩句，竟引起興致，在寒風裏寫起無聊的隨筆來：

一個人流浪異地，本已是寂寞寡歡，何況在衣不禦寒的時節？唉！寒

風凜冽，大雪尚未紛飛，已令窮漢如我者大動身世之悲，若在嚴冬，豈不

和香山白居易一樣，唱着「白雪棉絮」（穿新棉袍賦詩）的高調麼？

但在擁着破絮獨臥時，偶然想到仲則「全家寄在風聲裏，九月衣裳未

剪裁」（兩當軒集卷十三）的詩句，却又不啻喝了一碗白開水，而週

身俱暖，因吾身雖寒，較之仲則尚幸福得多多也。質之獨擁幾床棉被

的朋友們以爲何如？

寫完了，自己看看，覺得又無聊又好笑。然而冷得沒有辦法，這麼一來多

少要救濟一點。錶是早已修好了，這時看看已到夜兩點了，身體已有些支持

不住了，頭部很重，他恐怕要病，便和衣睡了。朦朧中，他還唱着仲則的詞：

幾陣風時，數聲雨後，心碎如窗紙。……病沒人知，寒無人問，守得衾成水！

銷魂尚可，更無魂可銷矣！——湘月（春夜）

懨懨悶，沉沉病，寓樓深閉誰相訊？冷多時，暖多時，可憐於今冷暖祇自

知。一身常寄愁難寄，獨夜淒涼何限事！住難留，去誰收，問君如此天

涯愁麼愁！——梅花引（客病）

一夢醒來，萍水覺得真有點病了，身體比平時沉重了。他是個睡不住的

人，還是撐持着起來，盥水，洗臉，吃麪包。

他正預備出門探探消息，來了個故鄉的朋友W君。他自然是欣慰不盡，

談了些關於故鄉的軍事和朋友們的私事。那朋友是一個軍人，這次不是從

故鄉來，是從武昌來的，同時又講了些關於武昌破城的事，兩人都是一樣的牢

。萍水這時的痛快是寫不出的，比之向咖啡店的侍者們傾吐時，真不知要快活多少倍。

到了午飯時間，萍水在附近小店裏買了一瓶白蘭地樣瓶，切了些麪包片子，兩人吃了個飽。然後同陣出去遊覽，第一個目的地是城隍廟。

這幾天當地的軍事情形非常吃緊，黨人起事沒有成功，弄得租界當局害怕起來，在交界處佈上了密密的電網。每到夜晚，就斷絕交通，彷彿是兩個毫無關係的國度，隔了大洋而且沒有舟楫。

他們倆看見這樣的事情，都萬分的不高興，暗暗的各自咒詛着。當他們走進鐵絲網時，又都惱怒起來，W君先叫着說：

——萍水，算了罷，我們另找個去處。

——好！到新世界聽小黑的大鼓去。

——好！
咱很久不聽她了，唱的真好，長的又俊！

兩人忘了惱怒似的，轉了方向乘電車到了新世界。

小黑這一天裝飾得真漂亮，雖然長得並不好，而且歡喜弄些胭脂在嘴唇上。她的身材很適中，穿着一件有格子花的黃綢旗袍，脚下登着一雙淺口淡青鞋，紫色襪，上面罩着淺灰的大腳洋綢褲。梳一個歪髻偏偏要留一股不繫，直拖在胸前。

她走出台，微微一笑，身子一扭，觀衆不約而叫了一聲「好！」接着便都靜靜的聽她的唱詞了。

那琴師先拉起絃子，小黑對台下四週一看，低下頭，吐了一口痰，用左手拿起夾板，右手執着鼓棒，兩手扶了扶鼓架，先響了幾下板鼓，然後開口起唱。

這一天，他們的機會真好，她唱的竟是她拿手的「昭君出塞」。在新世

界，小黑與大鍾唱得最好，萍水無聊時常常的跑去聽。有時他還要比較的聽。即如昭君出塞這齣，小黑唱的非常悽惋，傷心處令人下淚；大鍾沒有這種能力。像「單刀赴會」這一類的雄壯劇，小黑却不如大鍾了。總之，小黑宜唱悲劇，大鍾宜唱雄壯的；兩個人各有所長，並無軒輊，除去小黑長得漂亮，而且年齡輕一大截。

小黑唱時，似乎並不費力，而字圓句潤，婉轉淒涼，聽的人誰個不傷心悽惻？唱到中段，一停頓，又轉快了，一氣唱去，真個如大珠小珠落玉盤，說不出的美妙。她邊唱邊做，唱到最後，忽然一收，如懸崖勒馬，餘音不盡；又唱了幾句詩，便驚鴻般留下一笑，跑到台裏去了。這裏，觀衆又是一陣狂叫，才紛紛的散去。

他們倆走了出來，心裏快活得，先是萍水開口：

——何如？

——好極啦！

——夜晚再來。

——好！咱們先吃飯去。

——吃啥飯，到天津館，肝腸肚肉各來一碟，帶上一碗片兒湯，吃些火燒，不夠，加上兩碗大羅麪，吃啥飯！

——萍水快活得極，居然也說起俚話來了。

兩人帶跑帶跳的上了電車。

四

W君昨天走了，臨行時兩個人在小館子裏喝的爛醉。他知道萍水沒有錢，自己又窘，留了五塊錢給他。萍水在歸途中，想到自己流落異鄉已經快兩

個月了，什麼事也不會做，稿子能不能賣出又不可知，再過幾時真不知怎麼得了。難不成這一次竟要餓死在異鄉麼？難不成這一次竟不能和自己的妻兒再見面？難不成本省的政治竟沒有希望麼？唉！現代的世界，有什麼話可說？要做人的祇有死罷。除去「革命」而外，有什麼辦法可以救濟呢！

身上又冷，心裏又難過，這時已有十一點多鐘了，行人很少，行道樹被寒風所吹，奏的全是些淒涼音調。他的眼淚幾次要落下來，都是忍了回去。這一夜沒有月亮，連影子都沒有；他踉踉跄跄的回到家裏，蓋着被痛哭了一場。

第二天早上，他起得很遲，眼胞也有些腫，他想起他和他的妻被經濟逼得分散了許多次，現在又被權威逼散了。一生只做了經濟和權威的奴隸，愛自由的人是永得不着自由，這個世界真不知要到那一天纔能毀滅……

到了吃午飯的時間了。萍水在房裏翻讀兩當軒詩集，翻到得意的地方

又用筆圈圈。像「相逢素友皆愁絕，日暮天寒不耐何」一類的句子，差不多整天在他嘴裏滾；這在他，是成爲習慣了，到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。這一天，當他又念到這兩句的時候，二房東在樓下叫了起來：

——張先生！

——什麼事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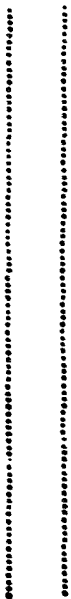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你有快信，帶圖章來。

——好，來了，請他等一等。

萍水取了快信和一封平信回到樓上。平信是G君寄來的，說稿子已經催過幾次，編輯人還沒有工夫看，再得等些時。他看完了，把頭搖了幾搖。

快信是他的妻寄來的，寫的很長，問問他在外面的生活，問問他的寒暖，敘述了許多關於她自己和孩子們的生活狀況。她信上說，家裏的經濟已到了

沒有辦法的地步了，再下去也不能維持了。兩個月來，凡可以借錢的地方都借過錢了，以後是再沒有地方可以借貸了。房子已經到了期，沒有錢再付房租，下個月祇得搬回娘家去住了。孩子們的衣服也沒有錢做，人家的孩子都已穿了棉衣，我們的孩子穿的還是夾的，每天的早晚，他們總是凍得亂喊亂叫，最小的一個竟致凍病了，同時米也沒有了，柴也沒有了，什麼都沒有了，以後的日子真不知怎樣過了下去……她的信悽惻極了，萍水讀完時，心裏一急，兩手把來書撕得粉碎，眼淚如泉水一般流將出來，他臉色如死灰一般伏在床上。默默的，嗚咽的，約莫經過了半點鐘，他忽然站了起來，用右手把短髮向後一抹，走到桌前，伸開紙，很快的寫了起來：



現在，我的心是變成石頭一般的硬了，我的心也變成石頭一般的冷了，好罷，社會賜予我們以死亡，我們也不必拒絕牠，在社會上看來，我們走到這個地步是我們的活該！活該，我們便活該到底罷！孩子凍嗎？聽他去！我們餓嗎？聽他餓好了！這是社會對於一切做工的人們的敬禮，所有的革命者的敬禮，我們祇有一面讓牠來壓迫，一面去找出路，出路是產生在壓迫下的。

你以我的話爲瘋狂了罷，我沒有瘋，我一點都沒有瘋！事實是如此，我們不忍餓忍凍到死，到找得出路時，又有什麼辦法呢？唉！我們凍餓，還忍看孩子們凍餓，這不是我們的殘忍，我們沒有這樣鐵打的心腸！不過，社會是早已替我們安排定了，安排我們全家去死，安排所有的做工的去死，我們在未找着出路之先，我們不任憑凍餓又有什麼辦法呢？

乞憐嗎？ 不做人嗎？ 我們沒有這樣的下流！

唉！ 凍餓是我們應該享受的，我們就享受下去罷，凍餓是我們的命運，我們要向這不平的命運去抗鬥！ 這個世界沒有永久持續下去的道理，經濟的制度總有打翻的一日！ 我們不要灰心，還是繼續的抗鬥下去罷！

.....

他神經弛張極了，他不知道自己寫些什麼東西，也不覆看，摺了起來，比時就扔到信封裏去。 站起身來，比時就預備去送。 忽然一轉念，又呆住了，原來他想到這封信是發不出的了。 因為他家鄉的郵件，被軍閥們的走狗檢査得特殊利害，這樣措詞的信不僅要被扣留，對於收信人還有很大的危險。

沒奈何，他祇得回到桌前，重行坐下，重寫了一封。原來寫的，祇好收在行
篋裏，預備候相當的機會再發了。

原 義

銀 湯 匙

是那一天的黃昏，已經記不起了，在濟生三馬路長康里的街口，停了一輛破舊的馬車。疲乏的馬正在低頭吐氣，馬夫坐在高橈上，唱着最流行的革命歌，用馬鞭子在空氣裏畫着圈子。

他似乎有些不耐煩，每唱一遍，總要伸頭向街裏看一看，好容易看到他的同伴搬出兩件行李來，於是他一翻身，跳下了車，掛起馬鞭，伸着雙手去接東西。

在後面跟來一個老人，鬚髮已經白了，一個年輕的婦人，她手上抱着一個很歡樂的孩子。

孩子看見了馬車，看見了車前的馬，使用小手指着，將身子一聳，轉過頭向他母親：

——媽！馬！

——媽~~~~，馬！

他母親很不自然的笑了一下：

——是的！寶！馬！跟爹爹玩去……你聽，馬叫了！

——嘻嘻！馬叫！爹爹！

那孩子快活得發笑。

東西放上了車，老人也坐了上去，他心裏似乎很難過，兩眼裏隱約有些淚

水，無力似的伸過雙手，那婦人將孩子吻了一下，遞給他抱了。

兩人都是默然。

孩子忽然指着空坐喊他的媽：

——媽~~~~~！坐！玩！

——是的，你和爹去。

那婦人低下頭去了。

車夫們急急的跳上車，回過頭問了聲弄好沒有，便將韁繩一緊，鞭子一揚；雙輪轉動，沒入殘楊影裏去了。

這是一幅很沉痛的回憶，事實發生在一個月以前，老人是我的父親，孩子便是我的三歲的孿兒。這是他第一次離開他的母親，跟着他的祖父回到千

里以外的故鄉去。

從那時一直到現在，我們是無時不憶念他們，無時不希望他們再來。在
這個時代，恐怖的時代，生命有如微塵，誰能料到明天能否再活着？這樣，我們
對於他們，思念的就更外的切了。人生是什麼都沒有，在我腦際所儲藏的，不
過全是些傷心的回憶而已……

啊！我的白髮的父親！啊！我的三歲的學兒……我們是常常的想
念他們，我想起他們來，我真是恨不能插翅飛去啊！我什麼時候纔能回到故
鄉呢？

我的白髮的父親他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了；他辛苦一生來供養我們，到如
今我們是什麼都沒有給他，反累他跟我們東奔西走，過着逃亡的生涯。他就
是住在家裏，也是時時刻刻的在憶念着逃亡的遊子，甚至因思念而至於哭泣。

……不能想了，想起這一切來，真使我悔恨無涯！

犖兒呢，他雖是三歲的孩子，却早已飽經憂患。他目擊我兩次逃亡，他目擊了我們許多的窮窘的愁態，他在今年竟也變成小小的浪人，過着逃亡的生活。這一次，他又跟着祖父和母親來到千里之外，來尋我這逃亡的人。他的幼稚的生命史上，是早塗滿了傷痕。他當我們苦悶的時候，和他姊姊一同給了我們以許多的安慰，他真是一個可愛而有希望的孩子……唉！他現在又離開了我了，犖兒，你這時在和着姊姊遊戲罷，你想到你流浪在外面的父母沒有呢？

去歲的逃亡，暫且擱在一邊。記得那是四月十七日的正午，我們從虎口逃出的時候，我們的船，已經雇好了，繫在門前柳蔭下。父親住在隔河，我沒有時間去告訴他我要逃亡了。妻是在臥室裏傷感着，我的喉是哽咽了，說不出

話來，比每一次逃亡都難受。唉，從此一別，誰知有無後會之期？萬一中途被捕，那是不成問題的要個犧牲者，至少也得飽嘗鐵窗風味。這一次的別離，比每一次都覺得難堪而悲傷……

那時，榮兒正和許多孩子們在屏風後面玩。他的姊姊是住在父親那裏。我臨行時，不忍和妻道別，沒有勇氣到臥室裏去，祇一徑的走了出來。忽然間，如有所觸，我站住了。回過頭去，看榮兒，他呆呆的站在那裏，兩眼望着我，也不說話，也不去玩。我不知不覺的又走了回去，用空着的右手摸了摸他的雙頰，和他吻了一下，想開口，說不出話來。眼淚向外奔湧了！唉……我歎了一口氣，硬了硬心腸，轉過身，一氣的跑到船艙裏，舉起鋪好的被，蒙着臉，放聲痛哭了一場。

這景象還在目前，誰知我和榮兒又別離一次了，我們又同在漢口住過一

個月了。唉！人生！人生！我要是沒有理想的光明的幻影，我真個覺着人生太沒有意義了……

聽妻說，父親從我去後，一和人談起我來便要痛哭。不曉得我在路上有危險沒有？不曉得我在路上身體有病沒有？不曉得我在路上還缺乏什麼？不曉得家裏是舉室皇皇，在起始連吃飯都不能安定。榮兒是常常的喊着我，有人告訴他說我回家了，他總是格格的站在房門背後笑，又向外面偷偷的看，便是他的姊姊，我們的六歲的孿兒，也常常這樣的逗他發笑。可憐孿兒這一次沒有來，真叫我失望啊！

我離開了故鄉而後，在途中步行了一個多月的路，飽嘗了艱苦。自從脫離了虎口，被奉魯軍在後面追趕，一直追到湖北境內。在途中，我是時時想起他們，我的父親，我的妻，我的孿兒榮兒，和我一切有關係的人。想到急切時

候，我的心都要顫動起來，恨不能即刻入夢，夢見他們一個個的來和我相見。

在月下的村野裏，我是常常的將小樹幻成我的愛兒，將他擁抱。看見別

的可愛的孩子，我又要想見他們恨不能立刻使他們滾到我的懷裏。有人從

故鄉來，我總要先訪問一聲，我的父親怎樣？我的妻怎樣？我的孩子怎樣？

唉！每當我走到一個危險的境地，生命的消失的念頭漸漸逼到目前時，我想

到我們或許永不能再晤，我真是說不出的痛苦說不出的淒涼啊……

在途中，我聽說他們逃到鄉村去，我知道我的家是分成三處了，我真替他

們擔心。啊啊！離亂時代，我是嘗到離亂時代的滋味了。我體驗到在離亂

時代人類的哀感了。「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」我更深進一層的了解得

子美的偉大了。可恨呵，什麼時候，我纔能回到故鄉，一嘗「驚定還拭淚」的

風味呢……我又想起子美的許多離亂時代的描寫了。

在途中，我是常常用榮兒的事做和同行的朋友們談話的資料，每到一個有趣的地方或者遇到一件可以聯想到他的事實，我總歡喜這樣的說着：

——啊！假使榮兒在這裏，他將怎樣的快活呢？可惜我的榮兒遠了！我又常常的想起榮兒。

我好不容易走到武漢，真如到了故鄉，比即拍了一個電給我的父親，使老人的心得一點安慰。但是，我又急盼和他們相見。這回又算是再生一次了，見能，見見能，讓我和我的父親，我的妻，我的孩兒們見見罷……

於是，我請了一個親戚回去接他們。

那親戚走了之後，我還是孤寂，還是難受；還是依舊的過着哀感的生活。五月二十八這天，我思念他們最切。這一天，省立第七小學開遊藝會，承

我的兩位女朋友的厚意，送了一張入場券給我。我那有心緒？我是在飄泊。我是在孤獨。歡樂的場所不適宜於我，我走到歡樂的場中，我心將更加悲傷。我又不忍明明的拒絕她們，我實在懶得去，怎麼辦呢？唉，怎麼辦呢？……

最後，我還是決定孤獨下去。

這一晚，我是沒有去，我想她們一定是大大的失望。我的朋友們，請原諒你可憐的朋友罷。我不是不想去，我去了，看見那些和孛兒孛兒相似的孩子，我心將更加難受啊。朋友們，請你們原諒我能。

這一晚，我是一個人走到黃鶴樓頭去了。很輕緩的從斗級營向黃鶴樓移動，把頭部微微的側着，兩手背在身後。當走到石塔的時候，天是早已墨黑了。我看見一個着短白褂褲的白鬚老人站在那裏靜看着對岸。我心裏忍不住的酸將起來。我的脚也停住了。他有些和我的父親相似。他是我的

父親罷？他是逃亡來了罷？他是來追尋他的流浪的孩子的罷？啊！我的孩子呢，我的父親！我的愛妻呢，我的父親……我真要瘋了！我確定是我的父親來了。我幾次的胆顫心驚的想走上前去，又幾次胆顫心驚的退將回來……

我的父親！我的父親！我的父親！我的父親在那裏呢？於是，我的淚流了。幸而在黑暗裏，沒有被人看見。我又拖起沉重的腳，慢慢的走到一個茶樓裏去。我躺在籐椅上，靜靜的閉着眼，想念我的父親，我的妻兒，和一切有關係的人……

我默默的坐了兩個鐘頭，又孤獨的回到旅館。傷感更重了，有什麼法子可以排遣呢？我的心在燃着，於是我拿起筆來，在黯淡的電燈光下，展開了隨筆簿子亂畫：

「……堂倌泡上了茶，他默默無言的點了點頭，躺到藤椅上去。他的心頭真是別有滋味，思潮凌亂極了。坐起來喝了些茶，燃上一枝煙，又靠了下去。他沒有看隔岸的晴川，他沒有看浩蕩的長江天地在他心裏是變狹小了……」

「煙完了，苦悶並沒有減少，於是，他又燃上一枝。這裏的人很多，有的在和朋友們談天，有的在和愛人私語，有的在高談闊論，有的在覽大江而吟詩；祇他是默默無言，祇他是孤獨着，彷彿一個受着重傷的戰士。」

「他的思潮仍然凌亂極了，和天上的星一樣的不能整理。看看錶，九點半了，甜蜜的空氣包圍了他，祇他是孤獨着，他差不多要流出眼淚來。他猛力的丟去手裏的煙頭，再換上一枝。」

「遊客們親切的談話，他是不愛聽的，天上的星，那個最明亮，他也默默的比較過了；苦悶呢——還是存在着，還是包圍着他有如鐵桶。他始終沒有說

話，許多人都覺得他有些奇怪，驚詫着對他呆望；他厭惡極了，換上第四枝煙，將眼睛閉了。

『他又默坐了一些時。苦悶終於排遣不掉終於增加了。他站起身來，伸了伸懶腰，丟了手裏的半節煙，拍去身上的煙灰，付了錢，走了出去。臨行時，他燃起最後的一枝煙。他的影子彷彿沉重了幾分……』

唉！我這一晚的心境！唉！這一晚我的心境！我寫不出來，我沒有這樣的力量把心理的狀態寫將出來，我的心是碎在黃鶴樓頭了，我的心是碎在黃鶴樓頭了。

這一夜真是可怕喇……

父親來了！ 妻兒來了！ 父親來了！ 妻兒來了！ 這是何等快樂的歡呼

呢？我差不多是在這樣的呼喊裏疲醉了。我差不多說不出話來了。我拋棄了在做着的工作，一氣的跑到孝仁旅館去。

父親是憔悴了，妻是黑瘦了些，祇榮兒長得比斷乳前肥碩。我四週一覷，看不見璉兒，我便問了：

——璉子呢？

——太麻煩，沒有帶她來。

父親這樣的說。同時，他又看出我的難堪，又安慰我說：

——我們在家鄉聽說此地不平安，不敢帶她來。此地果真沒有什麼，可寫信給她的舅舅，請他們設法把她送來。

唉！想到父親的愛我，真叫我流淚。妻也照父親的話說了一遍。我雖是難受，我有什麼話可說呢？祇有漫應一聲。

榮兒先有些認生，不到一刻鐘，便和我在家時一樣的和我親近了。先是我聽說孩子們來了，我知道他們的第一個條件是吃東西。這時正是初夏，波羅蜜當然是最相宜的了。我買了兩聽。先給他喝了些水，他又堅持着要吃第二聽，我不受父親和妻的阻止，爲歡愉的心情所征服，竟又給他吃了。誰知他竟因此一病月餘，仍不能痊愈呢？……啊！我早知如此，我是決不給他吃了。我不這樣的給他吃，他是不至於病的，又何致離我們歸去呢？……悔恨！我現在是後悔遲了；我祇有儆戒我自己以後，……榮兒，這一次，我又累了你……

從第二天起，榮兒便掉失了他的活潑，也不狂叫，也不歡喜，似具有無限的憂鬱。給醫生看了兩次，吃了幾天藥，一點効力也沒有。你騙人的中醫，你的藥，對於我們的榮兒是一點効力也沒有。他的精神是一天一天的衰落

下去。

任你有多大的力量，也是沒有法子使榮兒快活的。在旅館裏住的時候是這樣；搬到長康里以後也是這樣。我們個個焦急，父親是尤其不安。他看榮兒病了，他焦急得連飯都不想吃。後來，他竟因榮兒的病而病了。他要帶榮兒回故鄉去。他說榮兒回去了，一定是會好的。他說我們的生活太不安定，不適宜於榮兒。

他的話，我們起始沒有置可否，但榮兒的病一天一天的不好，父親又天天的這樣說，我們的生活本來就沒有法子安定，怎麼辦呢？讓他們回去，實在有些戀戀，不讓他們回去，我們榮兒的病又怎麼辦呢？而且榮兒的體質並不堅強，武漢又特別的炎熱……

父親是離不開榮兒的，一個暮年的老人，一旦叫他離開他朝夕撫摩的孫

兒，他將怎樣的難受呢？而况璉兒一個人在家也是寂寞……我們決定讓父親和犖兒回故鄉去了。我們萬分不願意如此，事實又不得不如此，怎麼辦呢，祇有這樣決定啊！

——犖兒回去了！唉！這可愛的孩子！喊璉兒來的信，到現在沒有影子，免得犖兒回去了一人寂寞，補封信回去，叫璉兒不要來罷。

於是，我們又寫了一封信給璉兒的舅舅，又告訴他，犖兒快回來了。

——犖兒回去了，這可愛的孩子。我們買點什麼給他帶回去和璉兒玩呢？啊，父親，我的父親，我也得買點東西給他喇！我有什麼值得給他呢？……

父親和犖兒的回去的日期漸漸的近了，我為他們買一點東西的念頭日益強烈，我也知道其間沒有多少意義，不過總覺得多買點東西給他們，心裏要好過一點。

在他們決定離漢的前一天下午，我一個人跑到街市上去。我想犖兒到

武漢以後，已經有了一乘小火車，一尾尺來長的橡皮魚，一個小洋鐵桶，路過江

西時買了兩個小磁人……我再買什麼給他呢？……啊，又買點什麼帶給

犖兒呢？……磁狗子，我昨天問過了，他們向我要二十四元，我祇有伸一伸舌

頭，我能買得起這樣的高貴的玩物嗎？小留田也是買不起，小的都得上十元

以上。買什麼呢？……在街上跑了一轉，沒有法想，祇有在炎熱的夏天買一

個背時的着皮衣的老頭兒！犖兒，我心裏實在有些難過，然而我們是窮人，

我們有什麼辦法呢？犖兒，這個世界是為富兒們造的，你是我們窮人家的

窮孩子，那裏能得着好玩的恩物呢！

我又在街上跑了幾轉，最後在三友實業社替父親買了兩件ABC的背

心，兩條短褲，兩雙襪子；這是目前需用的，對於父親我想是很適宜的，我心裏稍

爲安慰一點……

又在這裏買了兩件小西衣，分給犖兒和璉兒，又爲犖兒買了一個小絨枕。假使我腰裏還有錢時，我還想買點東西，可是沒有了，祇剩下些零碎銅子。錢不完，我心不能安定，錢完了，我心也就安定了。

我帶着歡喜而又悲傷的心，抱着東西跑回了家。將衣服獻給了父親，將恩物等給了犖兒，孩子表示了片時的愉快。我彷彿盡了大責任。我是如釋重負。我的心雖然爲着別離而悲傷，又多少具着一些歡喜。我買了東西而後，我的心是比較的安慰多了啊！

啊！我的父親！啊！我的犖兒！這幾件東西裏面藏了我的心啊！我的心獻給你們，我的心便安慰了。我願你們永永的快樂。讓我祝你們永永的康健罷！我們又要別離了，別離在漢皋。別後相見的事如在目前，現在又

要離別了。人之一生便在這離別中消磨了啊……我真想不到這一次又為我的老父，我的幼兒；在他們心裏戳了一些傷痕。

別離是抓不住的。別離在第二天便來到了。我最怕嘗着在別離時的一剎那的苦味，吃過早晚飯，便托故跑了出去。這一天，我們預備了一些菜，但是誰個也不能下咽，各人的心中都被悲哀填滿了。

父親便在這一晚把犖兒帶回故鄉去。

我孤獨的在外面跑了許久，猜想父親和犖兒已經走了，妻一定是在很難堪，我又黯然的在黑暗中跑了回來。

推開門，她在床上睡着。

我看看房間，比前此大了，空虛得多了。犖兒呢？往日進來，他總要叫我

一聲，我同時也要招呼父親一聲。現在，啊，現在，他們都已走了，留在這裏的祇有妻和我，祇有失望與悲哀……

我是萬分的悲切，我眼睛射到床上，我便想起榮兒每天是睡在上面；我眼睛射到帆布床，便想到父親是每夜在上面歇宿；看到一件曾經與他們發生關係過的什物，我的心都如被針猛刺了一下。

妻也是這樣罷，你看她那愁慘的面孔。啊啊，我要安慰她；於是，挽着她無目的地走將出去，想將憂鬱跑掉一些。

——到那裏去？

——乘馬車兜風去。

這是我回來以前的計劃了。僱了一輛馬車，載着我們向江漢關去。——念想到父和榮兒也是乘車去的，可又忍不住的心酸了一次。

他們爲什麼要乘馬車呢？這也是我們的計劃。因爲犖兒是愛玩的，沒有好玩的印象攝去他的精神，他是不願離開他的母親的。他歡喜馬，歡喜馬車。我們想他少流幾點眼淚，我們決定了這個方法。

啊！馬車轎！你載着父親和犖兒去了！我們現在是憶念他們啊，你還是把他們載了回來罷！……

車到了江漢關，向左折去，沿着江向前跑。這時天氣很涼爽，輕風拂着，我們的悲哀化去了一些。

忽然，我們看見停在前面江心裏的輪船的烟突！烟突裏流出許多濃烟，瀰漫了空際。又看見碼頭上有無數的人在上下下，人影是模糊不清。我們不約而同的喊了起來：

——啊！這是他們的船罷！

我們的心難受了。馬車跑得更快。我們實在不忍心再向前去，逼近父親和榮兒所乘的船，來增加我們的哀感。我們叫馬車停了，付了錢，兩個人又在昏沉的燈光中沿着鬧市跑了回來。

——父親，你平安的到家罷。

——榮兒，你平安的到家罷。

在歸途中，我們默默的爲他們祝福。

便在這時，我們看見一家廣貨舖的玻璃窗裏有一個鍍銀的銀湯匙，這使我們想到 Millet 的一幅『飼』，這湯匙和那婦人手中所握着的相似。那幅畫是畫的三個幼兒，張着口伸着頸子，坐在階石上。一個中年的婦人用湯匙在餵他們的食。

啊，湯匙！啊，三小兒！啊，我的榮兒！——我又想起榮兒來了。這是一

個舶來品，形式和中國的不同，前半擴大些，是很科學的，我想假使給榮兒抓在手裏，放在口裏，那是多麼有趣……

於是，妻便將它買了。

雖然船還沒有開，我們是沒有勇氣送去的，我們帶回來藏在箱子裏，預備等待着有使人回家的時候，請他帶去。

——銀湯匙，這可愛的銀湯匙……！

這是一個月以前的話了。現在，榮兒和父親是很健康的居在故鄉了；我們却又從熱鬧的都市裏，遷到這離城市遼遠的鄉村裏來。

這是一間老屋，至少有幾百年的歷史了。屋是破爛不堪，灰塵是滿目的。大風起來的時候，污泥便要如雨一樣的落將下來，四圍糊的紙也很老舊，有的

部分黃了，有的部分落掉了，有的部分零亂的掛在上面。一切將這古屋形成一個健全的貧民窟。光線是非常的黯淡，風雨時時的吹酒進來。一個當號兵的廣東人，一個賣瓜菓的直隸人，一個賣假香煙的婦人，便是我們的鄰伴。

這是我們的變化。我們住在這裏又已半個月了。今天晚上，大風陡起，我們掙扎在風沙之中，簡直的不能入眠。燈光是半明半滅，景象是這般的淒厲，我忍不住的在床上又輾轉的憶念起來：

——啊！我的父親！啊！我的孳兒！

——啊！我的父親！啊！我的孳兒！

當我念到第二遍的時候，我想到藏在箱子裏的孳兒的銀湯匙了。於是跳下床，開了箱子，取出那湯匙放在手中，重復睡下撫摩着：

——啊！銀湯匙！你將我的孳兒帶到夢中來罷！

——啊！我的犖兒！你將你的姊妹帶到夢中來罷！

——啊！我的璘兒！你將你的祖父引到夢中來！

我這樣的默禱着，妻也這樣的默禱着。我們最後，把這銀湯匙放在胸前，

在默禱聲裏緩緩的入了夢。

——啊！我的犖兒，我的璘兒，我的父親！

——啊，我的犖兒，我的璘兒，我的父親！

一九二七，八，二七，於武昌中和門後街古屋中。

翻譯與創作的小說

短篇小說
俄羅斯名著
普希金小說集
雪夜
少年飄泊者
致死者
犧牲者
鴨綠江上
翠英及其夫的故事
失蹤
世界短篇小說集
小雪

胡適譯 三 角
李秉之譯 四 角
趙誠之譯 七 角 五 分
汪敬熙著 二 角 五 分
蔣光赤著 三 角
張維祺著 三 角
戈魯陽著 六 角
蔣光赤著 六 角 五 分
汪靜之著 五 角
楊邨人著 三 角 五 分
魯彥譯 九 角
超超著 四 角 五 分

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

版 權 所 有

義 塚

中 華 民 國 十 七 年 九 月 出 版

著 者	錢 杏 邨
發 行 者	亞 東 圖 書 館
發 行 所	上 海 五 馬 路 棋 盤 街 四 首 亞 東 圖 書 館
分 售 處	各 省 各 大 書 店
定 價	大 洋 四 角 五 分

#82
831040

021545

